

或曰洪荒之世聖人惡之。旬卿曰道過三代謂之蕩
夫何取曰不然道莫醇乎古而其蕩則三代始也洪
荒之世所可惡者以其璞野而禮文有不足可謂其爲
道則固高矣非後世之可逮也三五制作文爲程典
吾孰見其能古之如邪今而曰不過三代則是三皇
堯舜爲不足濶而聖人不之猷矣揖巽豈不若征伐
而象刑豈不逮湯禹刑哉況之言戰國之速於功利
而甘於自陋者也子何學嗟乎禮失則求之野中國
失禮誅在四夷洪荒世遠遠四夷之不若哉予起路
史則又懼天人之不可攷自黃義而上別而冊之者

爲卷九本非可別也以人故尔昔先民之傳春秋有
内外之異故劉氏通監因曰外紀曰外非是謂之前
可也今自十卷目之以後紀

路史後紀

廬陵人羅泌



第一卷

路史十

太昊

禪通紀五

第二卷

路史十一

太昊下

禪通紀六

第三卷

路史十二

炎帝

禪通紀七

第四卷

路史十三

炎帝下

禪通紀八

第五卷

路史十四

黃帝

疏仡紀一

第六卷

路史十五

黃帝下

疏仡紀二

第七卷

路史十六

小昊

疏仡紀三

第八卷

路史十七

高陽

疏仡紀四

第九卷

路史十八

高辛

疏仡紀五

第九卷下

路史十九

高辛下

疏仡紀六

第十卷

路史二十

陶唐

疏仡紀七

第十一卷

路史二十一

有虞

疏仡紀八

第十二卷

路史二十二

夏后

疏仡紀九

第十三卷上

路史二十三

夏后下之上

疏仡紀十

夏后下之下

疏佐紀一

路史後紀一

禪通紀

廬

陵

羅

泌

撰

男

辛承命註

太昊

太昊伏羲氏

昊本作昊按太昊幣文作昊又作奭奭並太昊字

方牙易通卦

義方牙精作易無書以畫事謂以畫卦事為治也故論術云伏羲以卦治天下鄭氏六藝論云易者陰陽

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人皇初起鄭康成注以為伏羲世質作易以為政令而不書止畫其事

之形象一曰蒼牙通卦驗云遠皇出握機矩表計實非也

義也說者以為文王非按雷風姓孔廣明道經云燧

更有蒼牙所謂蒼牙利鋒者風姓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是伏羲因遂皇之姓矣三墳書言因風而生為風姓鄧氏姓書云東方之帝木能生風故為姓

豈其然哉予固謂上世嘗有風國因為姓尔故帝後

有風后風國之后盖久而後得之玄女經云禹問風

后知其後云是為春皇寶續記王于年云以木德王

于木德故包羲世多作庖亦號天皇帝王人帝皇雄

氏一作熊並音弘世蒼精之君也見鄭禮記注梁武

精始造工業畫毋華胥居焉華胥之渚記云所都國

蓋山華胥居之而名乃閩中俞水嘗暨叔姬翔于渚

之地子年以華胥為九江神女誣

之汾巨跡出焉詩含神霧云巨迹出雷澤華胥履之

怪生皇羲注云靈威仰之迹世紀謂迹出於遂人之

詩又云遂人没伏羲代之妄也跡事詳高辛紀櫻

華胥決履以跽之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孕十有二

歲以十月四日降神帝系譜云人定時生孝經河圖云

之夜皇雄成紀之辰是以為八月五日矣非也

得亥之應故謂曰歲或曰伏羲即木帝故曰歲十有二年

時其符皆至寶攢記云帝女游於華胥之淵感她而

孕十二年生庖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白鬚委也或

曰歲歲星十二年一周也說文云古之生於仇夷開山

神聖人毋必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生於仇夷

圖云仇夷山四面絕立太昊之治也即今仇池伏羲

之生處地與彭池成紀皆西上知雷澤之說妄也

長于起城今秦治成紀縣本秦之小山谷名開山圖

成紀為伏羲生處起紀本龍首玄中記云伏羲

通用詩有紀有堂作有起龍首龍身靈光賦乃

云麟身文子云地身麟首有聖德故周變傳注云麟

身牛首非也補史記世紀帝繫皆云地身牛首詳故

媧渠肩達掖亦同臂也山準日角歲目珠術駮掌翁

龍辰龜齒孝經援神契云伏羲大目山準日角而

連珠術宋均注云木精之人日角額有

文符曆序云謹以十六年八月端五赤光照室

骨表取象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長九尺有一寸

珠術衡中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

聖之廣視之專春秋合圖繼天出震息明睿智蓋承歲

而王以立治紀而萬世循用之本木德肇修文教為

百王典以其載德自木木寔艱東道不可尚同乎元

氣是備太昊亦作皞元氣皞皞得乎中央別而能全

宿而有成因號伏羲伏處義戲字義皆同史傳成謂

充庖因號庖儀最為鄙妄按莊周等古書皆作處戲

無作義者且伏羲古或用義而義牛之字未有用戲

者况伏豈得為服御字乎故世紀云後世音繆或謂

伏儀或作處儀皆失其旨然史傳一書元有異辭予

攷古書獨禮緯含文嘉云伏者別也義者戲也斯為

最近王莽傳立斗獻亦音五而義謂北斗之魁標若內

形然集韻亦同稀勺而禮記叩之義尊乃周禮之獻尊

則知羲獻在古同義而叔和之為叔戲有以也義有

純之義獻有成之意然義獻字雖通理且有異集韻

定用處獻非正書跡謂伏羲以聖德代物亦未必然

自有句而應世故又曰有句氏句即庖乃國名蓋其

之故潛夫論太昊之後有庖國似姓今庖水在山陽

平黎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无疑也後世弗知

謂為庖厨已失大矣而班方是時也天下多萬教人

志更以為為地鄙陋其矣

以獵子豢育犧牲服牛乘馬草鞮皮蒙引重致遠以

利天下而下服度世所有音天出文章河出馬圖於

是觀象於天效瀟于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三畫

著八卦以逆陰陽之微以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

類萬物之情而君民事則陰陽家國之事始明焉禮

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

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故大傳云伏羲氏作八卦此

即文王之所用者盡于云伏羲法入極作八卦黃帝
體九竅以定九宮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枝幹衍
為甲子而魏博士淳于後乃以為伏羲因燧皇之圖
以制卦故高貴卿公以孔子不言燧人氏沒伏羲氏
作難之也三墳書云伏羲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雨
降日河泥時龍馬負圖始畫卦也蓋以草木紀歲也
雨降或以雨水言然河泥時非所紀伏羲微顯闡幽
文成萬代貴八卦作而曆數興疑未然也
章往察徠於是申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以厚
君民之德于以洗心退藏於密管子輕重云伏羲造
六畫以迎陰陽作九
九之數而天下化之六藝論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以
厚君民之別十言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息也消退
而息進謂天地萬物之間無非易非可以文字見直
在消息中尔或作不言之教善不立文字或作十二
言皆非畫舊云古畫字蓋法字尔古之為畫亦
為法去至是而之故有用九用六或作畫非
觀象
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

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八卦而小成因而種之
以盡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卦

小成即八卦自重者是造六畫矣因而重之則
六十四矣揚雄以為文王六十四非有辨別見原始

反終神明幽贊于是神者著地靈龜出洛乃窮天地
之願極天下之動以龜為策以著為筮獻南占之一

十八變而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說卦言昔者聖人
作易幽贊於神明

而生者故鄭飭記云黃帝受河圖而定玉錄伏羲得

神者而乘皇策易乾鑿度所謂乘皇策者義也古史

攷云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巫咸善占筮則筮自

伏羲始矣聖人之智非不足以立事也而人之於事
不容死心以故是非凶吉有時而繆爻取信於無心
之物尔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今先天圖始乾而

終夫豈止小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小筮惟
成而已矣

占三墳書四事 政治小大亡非取於易者如罔罟取

之象又離中虛罔亦中虛然結繩以為罔罟以岐以

魚所取乃重離也離為目巽為繩以巽變離結繩而

為罔罟之象罔目也重日月為罔三離為雉巽為魚

自二至四有巽體自三至五有兌體兌為澤

以岐以漁之象也是六爻果自伏羲重又可紛離象

見矣一十三卦皆取兩象學者宜即此思之

法螭狐作為罔罟以岐以魚作羅或作句芒化蠶

罔罟以制都布白氏帖氏伏羲作

罔罟以制都布布是以神農有不

織之令黃帝內傳云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

織之功因之廣織廣之爾而淮南子乃有黃帝指經

纆挂之說妄也王逸棧賦云棧織功用大矣上自太

始下迄義皇帝軒龍躡更業是創語彼織女始制布

帛蓋始給其衣服古者衣皮即服製也持衣裳未辨

機織爾給其衣服義炎以來裳衣已分至黃帝而衣

章等衰大立非謂始云龍龍時瑞因以龍紀官百師服

衣服也三禮義宗云龍龍時瑞因以龍紀官百師服

皆以龍紀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命曆叙云九頭

皆以龍紀紀時有臣無官但立尊卑之別故周禮疏

皆以龍紀字謂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伏羲因之郊子以為

皆以龍紀龍紀而漢儒說左氏者乃出春官片龍之類杜君婿

皆以龍紀從之蓋

皆以龍紀臆說

皆以龍紀作為龍書以立制號而同文

皆以龍紀字源云龍書大

皆以龍紀平御覽作景龍

皆以龍紀書

皆以龍紀稽夫象肇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

皆以龍紀察而文籍繇是興矣

皆以龍紀書契代繩取之夫百官以治豈

皆以龍紀自後世神農之法一君二臣三

皆以龍紀仿四使言有虞氏官五十者孤矣或謂太昊

皆以龍紀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充非也有說別見於是盡

皆以龍紀地之制分壤時穀以制國用

皆以龍紀功業德望皆在於此能

皆以龍紀以為代必不自聖庸委師於宛華

皆以龍紀即鬱

皆以龍紀爰與神鼎

皆以龍紀書云昔者泰帝興神鼎

皆以龍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

皆以龍紀帝作寶鼎二象天地人禹鑄九鼎嘗飭饗上帝鬼神

致群祠而升薦之見拾遺記尋攷古書取義充庖之說不可解於後世崔氏正論更謂

太昊設九庖之官正姓氏通媒妁以重萬民之麗麗其安學字者所宜領會

皮薦之以嚴其禮示合姓之難拼人情之不瀆皮也

古史攷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琴瑟以為樂通典唐志等皆作儷白虎通義作禽云雙皮也婚聘

薦皮為可表服不忘古也禮外傳云伏羲以儷皮為幣豈若漢武之皮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

朝以薦壁者何休云儷皮玄纁取其順天地也鹿皮所以重古也法乾坤以正君臣父

子夫婦之義聚天下之銅仰視俯觀以為棘幣好員

法天肉方法地以益輕重以通有亡太昊幣謂之九棘詳見發揮昔

寶鼎尉王鐔家有一布長寸六分肩廣八分首廣五為足間二分重六銖而文作行吳乃帝昊大字幕文作引李彦美所謂了旁斜畫者蓋義字也錢書目為異布又董令昇家有一種長寸八分額廣六分肩廣寸

一分奇間五分重十二銖面文作父昊幕文作爽太昊字也攷之盥鍾帝自作二則此立之為川信為帝字又封禪文昊作昊可見按三五古幣皆員內而方外為脾睨之形垂則象天之示置則象地之勢北會而南分而坦之則人也蓋本三才之義取象如此豈若後世之苟簡哉察六氣審陰陽

以賚之身而四時水火陸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

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疋以制民疾而人滋信世謂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世紀止皆以為伏羲嘗草不有其始且善其終伯禹治水猶資縣九載之功黃帝制官亦籍古茅

疋之制義炎二聖既盡其性而後世猶有攷嘗之患咀虫蛆蝨草木而宮嬪多致死者況不為之度邪世紀云太昊制九針以拯天枉而傳亦謂黃帝命岐伯

為之按靈樞岐伯對黃帝以九針則亦古有之古者氏之後代以針高乃因甲錄真原賦云廣成子以靈

乃卜法授伏羲故或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為

籍謂河圖亦人所授

之元為合其行以為法春秋內事以謂自開闢後五

合之以為元命潛龍氏莖之乃迎日推策相副建造

甲子以命歲時配天為幹配地為枝枝幹配類以綱

維乎四象故情偽相感而星辰以順則漢曆志伏義

是太昊已有甲子故陳熙曆書序云伏義推策作甲

子而世本等皆謂黃帝令大撓作甲子非也撓特配

甲子作歲月日時亡易于作旋蓋謂是也本包義氏

納音爾度其傳則周公受之於商周人制之謂之周

立周天如蓋笠地似覆盤皆中高而四下商者周大

夫商高也按周髀算經商高答周公云古者包義立

周天歷度趙君卿云立周天歷度建章節之法後揚

雄洛下閔張衡之流俱行渾天之說而蓋遂廢世亦

不知其為太昊之法與渾天之非也有辨渾別見

著躔含天本無度聖人以日行天三百六十五度

時而一周故分天周以為之數以記日之

行既分天度乃假物以誌之二十八宿列布四立九

方故於是以為當度之星有美周天度說別見

部而民易理易卦坤震圖蓋九州之始也寶積於是

紀陽氣之初以為濩律續志云虞羲作易紀陽氣之

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祉南呂為

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祉此声氣之元五音之正

後五

元曆

推策

相副

建造

綱

維乎

四象

故情

偽相

感而

星辰

以順

則

漢曆

志伏

義

推策

作甲

子

之元

維乎

甲子

紀陽

部而

行既

方故

也世

皇之

之符

之為

一爻之策第六六三二十六四九亦三十六是為乾一爻之策數可合故為者三八重之得四十八加一而成衍四九乘之得七十二以應五日之候因而五之亦三百六十以應當期之日非為六十四卦之爻

建寅甲日寅辰三墳云伏羲三十易草木而河圖出又二十二易草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歷歲起甲寅是伏羲以庚寅歲生庚申即位與國家啓運之年合

斯萬載之一遇也是書人木盛於卯以卯之辰陞敷或疑之是說宜有自來

教之亭聽八風民授始伏羲有敷教之亭見山墳拾遺記云伏羲方壇之上聽八

風之氣以作八卦方壇蓋謂天地猶佛者之言須弥今晉之趙城南十五里有伏牛臺世紀謂伏羲常居然云居此臺伏牛乘謂君資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馬而名其言不類

危墳乃紕神明開肺意舉六佐以自策見陶潛命金

提姦俗指苦蓋謹審臧視之未居者借力成之以

敷民金国提名命鳥明建方泂窾木執雲祖皇帝

絕港道以濟不通奠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真源賦

九宮因此置九州法語云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分九州据共工氏霸九州則州之九分不自帝壘若廣

帝矣亦自然之勢也視地之墻物之夥其爭日大勢不可以偏

制而獨任於是經國謀賢以極治寄而閱澆制故不

慮不圖而人正世謂黃帝始分土建国非也按神農

陽侯而傳亦記神農有遠国近国之制矣非始於黃帝也論語編輔象曰燧人之佐成博受古諸宋衷以

為受諸侯之事蓋土地墻絕非賢共命視冒為賍志

災惡察虛實居百賙以平民摘輔象曰鳥明主命紀

侗中職定于中邦二入目作紀通宋均仲起司陸均

主平地一陽侯司海宋衷云陽侯伏羲之臣蓋大

侯也國近江以溺死應劭謂以罪自沈二六佐職而

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稹明刑政脩兵仗以威懷太

陰經云伏羲以木為兵神農以石為兵楚辭所謂命蹇脩以為理者王逸蹇脩為士以

之御敗而下情至五臣洪慶善等皆云伏羲臣謂為

媒理云時理官主婚姻蓋理士也士主萬民之判或

必人也慶善以為必妃伏羲之女故使於是於是酈率萬民

平水土道泉原因水居方而置城邑見三墳書或以

縣置城郭非也國土既分城池斯立故史記言黃帝

為五城軒轅本紀言黃帝築城邑而記勝書記神農

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然而無梁則不能守

也是炎黃已城池矣石城之制既自神農則土城之

作有不自伏羲乎往古之事固有可得言者黃得襄

城小童不自後世世本蓋因呂春秋言縣以尾為城

而誤之呂氏之說百令且舉乃命蜚龍氏職圖父因

持狀辭之以惡爾長離徠翔三墳云因

尊事以為禮儀而天下治三墳長離徠翔三墳云因

樂長離者鳳也爰作芾樂歌扶徠誅網罟辨樂論云昔伏羲

者鳳也爰作芾樂歌扶徠誅網罟辨樂論云昔伏羲

岐澳天下歸之時則有罔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

穀時則有豐年之詠按扶來歌即鳳來之頌乃神農

之扶犁也扶鳳來犁音相同以鎮天下之人兔園策

爾是知神農因太昊之樂命曰立其立木大淵

云伏羲之人靜故作樂以鎮之命曰立其立木大淵

黃帝之人動故宣正声以檢之命曰立其立木大淵

為大泉皆唐斲桐為七尺二寸之琴繩絲以為絃絃

人避國諱斲桐為七尺二寸之琴繩絲以為絃絃

二十有七命之曰離離心淫舊琴譜伏羲之琴曰龍吟

故虛金云五音六律十一微龍吟雀響思庖義爾雅

云大琴謂之離事源及太平御覽云傳此琴伏羲所

制樂錄云大琴二十七絃中華古今注乃以為伏羲造二十五絃之琴而琴式謂琴二十絃郭璞又云十絃皆失之切攷伏羲以木王者三與八者木之數也故二其九為之絃八其九以為其長非苟然也廣雅云伏羲琴七尺二寸或云三尺六寸六分徽天音操五絃蔡氏琴操亦云伏羲作琴五絃非也楚辭云伏羲加駕駕辨以通神明之況以合天人之 絃桑為三十六絃之瑟以脩楚辭云伏羲加駕駕辨以通神明之況以合天人之 身理性反其天直灼土為埴而禮樂於是興焉文子 伏羲作瑟三十六絃蓋瑟屬陰故用十六之數世本云包羲瑟五十絃後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声故小司馬二皇紀及小史皆云伏羲所作之瑟二十五絃按揚雄主為論云夫心與治游乎太和惛唐虞能充其任神與化蕩乎無境惟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為神弓矢質的之具非羿逢不能以為妙隨負方州 上云云二十七弦乃尔雅之所謂灑非此

抱負天體泰乙統乾元紹天體秋明一垂策寢方而枕繩蕩乎亡竟以因應而覺悟乎天地之間不是賢而非愚不沾巧而尚行去羨去慕惟以道化上亡求欲于下下亡于進于上是以百姓足而宇宙洪寧官亡共備之民而死不用郭鳥萬虫蛇懷于瓜毒陰陽之所離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之戾物傷民積者絕止之是以事簡民純亡言而化天下之人浮游罔養而莫知所如往臣子以順君親以尊故星宿温閔而鬼神受職功揆上下洞八方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泰山禪云云以昭姓攷瑞而曾報及瑞者輯羣王如 十

之台符尔非云符在治百六十有四載落落真源而女
瑞字從玉可見

弟妯娌立字與同年百九十有四葬山陽世紀云葬按

帝家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

交單皆有伏羲陵又河中府有庖王陵廟引戴氏西

征記云潼關直北隔河望魯阜歸然獨秀謂之風陵

伏羲氏風姓也此當是女媧墓然古帝王墓冢皆非

一所宜都於苑丘故陳為大昊之虛世紀天皇庖羲

必有說都於苑丘故陳為大昊之虛世紀天皇庖羲

云伏羲徒治陳倉地非陳回則不必宛丘矣然歷代

以宛丘為大昊之虛今宛丘比一里有伏羲廟八卦

壇寰宇記云伏羲於蔡水得龜因畫八卦有長

史張齊賢文李邑易之然九域志陳蔡俱有八卦壇

此後人之附會按姚睦亦云黃帝都陳始其父沒襄

經云伏羲父葬震山下作丙放巽或代王華死之

世言伏羲無父其母感迹而生者妄也

復車之原則藍田山也長安志云冢在厥妃殞

是為洛神代所謂伏妃者即處妃漢書音義注淳以

洛水之神非也明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水

日處妃豈女哉

土生后炤后炤生顛相奔處于巴是生巴人郭氏云

祖後處土封宗姬支庶于巴曰子循古之故古者遠

同雖大爵不過子巴王乃其後落號秦惠惠勇之有其

地靈字作后巴威華陽志順王五年張儀司馬錯巴

昭因唐人

赤

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

狄巴氏服四姓為廩君有巴氏務相氏

五姓比日出武落鍾離山巴氏

秦女事詳蜀黃帝應代有風后為之相

紀後漢書

后為黃帝侍中周曰常伯晉志亦云泰以古名漢因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于中矣故張果云堯時

為侍 因八卦說九宮以安營壘次定萬民之寔出陰

黃帝威靈尤微猷多本於后尤北復以其輕勦其

餘于軻谷人賴其利遂世祀之是為金山之神山谷

寔歸是生其在唐虞俱有封土書缺不見周之任夏

后氏之初封之庖為妣姓杜預世族譜亦有庖國云

名遂周之興武王復其後于宿終有密宿須句顯史

記須城京相璠云須胸一國是以天子氏將伐顯史而孔

邑于涕上寔奧太昊之祀以為由東蒙主須句乃須胸

子傷之說見國須句後為侏所併魯復取之僖公伐

句須句美武成于邾久矣至是魯取之後獲于邾迨文

公七年美復伐邾而取之春秋特譏無故勞民取而

示守云須句者遂為邑猶冒昔名尔云成須句須句

來奔且云反其君俱妄預云雖列國而削弱為魯

私屬尤非詳而宿之後則興于宋俱不復見莊公十

自昭公十年取之為邑猶以邾後有風氏佩氏用氏

並纂文又有風義氏希氏戲氏包氏庖氏炮氏鮑氏

氏皆古文之變未本史氏顯史氏東氏世又以東方氏為出女媧謂

包姓東氏顯史氏東氏其主東方而風俗通更以東

方氏為伏羲後東蒙氏胸氏任氏妣氏宿氏

罔氏伏氏處氏宓氏密氏服氏服本服不氏後而密

有密而密不齊本作必故密子賤碑止作用處以為

伏羲後類之推常辨之然伏羲傳亦用服繆也必乃

密字又後魏賜劉子文帝之弟郝骨氏為帝立制其

裔孫子期帝乙封之太原之郝蓋商因郝後有郝氏

郝骨氏元和姓纂作郝骨氏唐書曰系表又作郝省氏云太昊之佐臧佐也

贊 泰始云遠聖人成能出包應世書契代繩肇脩
文教以立治紀經域奠部畋漁棘幣原始及終分躔
畫卦消息甲乙以成變化陞牟禮樂教而不殊道凝
體寂靈自蒼梧負方抱員明一坐策不慮不圖鬼神
授職爰興神鼎封岱禪云萬世允賴若稽三墳

太昊紀上

後紀一

路史第十

天下有大本三上處其二下亦處其二仁者上之
命義者下之命而財者上下之所共者也三者之
於人猶魚之有水不可頃刻少也仁義立人之道
聖人之所以配天地者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
義也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是故君
子見得思義非後財也予既紀伏羲因玩其書與
孔氏之所贊然後知財之不可以不議也遲雞聲
操什器蹠市朝而趨隴澤者無非從事於財也今
而曰利非孔孟所言而財者士之不道不幾乎又

西易後經卷一
欲禍天下於財乎嗟乎喙則鉗矣出而用之則歛
之也刻之也剥膚鎚髓百孔並作而長不足也何
則人心則異而其情不大相遠也伊聖人之治天
下豈它術哉亦原人情而已財者聚人之大本天
地之所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故雖義炎之爲
世不能舍是以爲治不過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蓋天地之生財也莫非養人而生也是故
天地生財以養人聖人爲天地主財以爲君是非
外生之也因其理以爲之理爾又非以其所養者
害人也上漏下溢割鼻飴口豈聖人之爲也哉請

毋議其它六十有四卦莫非財也而孔子未之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乃
繼之以十三卦之象是理財之說也畋漁之離耒
耨之益與交易之噬嗑必先於垂衣裳之乾坤者
是主財爲君之說也畋漁耒耨食貨之本也交易
爲市通財之術也市道興而無道以處焉則強陵
弱弱衆暴寡爭鬪攘奪乎食貨之場而不可以一
朝居矣於是變而通之以除其敝故能長有其天
位而獲大有上九之吉垂衣無爲此惟乾坤之所

以能用九六也用則變變則通而不窮矣舟牛致遠是亦以通之也致之而猶有患也故又爲之擊拆弧矢以守之然後有財者始獲其安而宮室棺槨可作矣宮室棺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也。是王道之本也苟爲不安奚暇治禮義哉此大過之棺槨大壯之棟宇所以特後於擊柝之豫弧矢之睽與舟牛之隨渙也雖然張官置吏莫非爲財也不有以決之不可也此書契之夬治百官察萬民之所以不可後也是義炎蓄帝堯舜氏之所以爲天下者也。善乎漢文帝之推言之曰吾爲天下

守財爾爲天下守財者亦致其順而已矣是故因其情而爲之治則爲力易而得其功以石投水夫又烏有不受者邪卻壺漿辭牛酒利之小也而民悅之王業以成是則所以使之悅者初不在與之之多也悅不在多則其所以使之怨者奚間於取之之少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爲政於天下而齊宣以千里畏人繇此故也今而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君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聖人之所甚疾是故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盜者不過於欲利而聚歛者

離吾之赤子者也制其田產教之時畜道其妻子
使養其老施仁政省刑罰正經界薄稅歛深耕易
耨不違其時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斯民親
其上死其長矣食之時用之以禮則財不可勝用
矣信能行此則四海之民仰之如父母如此則無
敵於天下矣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斯不亦爲天
地主財者乎今也操譎詭飾織詐一日百戰苟可
以得之者萬方俱試而口不好焉曰士所不道吾
不信也夫言者未必爲而爲者常不言王衍之清
談吾知其不若魯褒之能廉也取之有道得之有
道焉在其不言哉刮之盡鎚銖用之如泥沙豈人
也哉京師之朽散太倉之塵腐適足重不肖子之
過爾鹿臺鉅橋非無財也以多而害于厥躬也而
昧者往往戒丹夜半之怒獨不聞白公之愛夫財
乎是梟之愛其子之說也茲非不議之過歟是又
烏足語易之道也

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
之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
將以發其緒啓其斷也後世史者乃特立之

替既非體矣而未更爲評爲論又有所謂史
臣曰臣某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乎起
路史惟中三皇不可得而稱紀若三皇與五
帝全德具矣勉爲之替其諸紀叙不敢有所
論替昔者子貢方人夫子以爲我所不暇其
作春秋特亦不過直書其事無評品也今之
論辨蓋以事出繇古隱脫難白有所不獲已
者始別爲錄私竊自謂以爲士子所玩在是
若別之則茲史復爲斷煉邱報乃準歷代史
例之逐篇之末姑遂聽之宜其用字

外
時有本書不同君子其必察焉其辨證非詳
如者存之

路史 後紀二

禪通紀

廬陵羅泌撰

男莘承命註

太昊紀下

女皇氏

女皇氏姮媧媧一作去姮與雲姓風按洞神部伏羲姓

皇名姮蓋古聖人有不相襲以知其音更也一曰女

女媧風姓止本伏羲言之不知其音更也希世紀云媧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為女皇而姓書希

古通氏出於伏羲風俗通亦云女媧伏羲龍身女媧知義希地身牛首宣髮列子以為皆地身牛首虎鼻故

曹植贊女媧云二皇牛首地形蓋人之形自有同乎物者今相家者流取象禽獸之形體者是矣非真首

牛而身地也韓愈柳宗元且不之達至今繪畫義矣
者猶真為太牢委蛇之狀大宛然眾然作於堂上而
何以君人哉王文云世圖女媧為婦人形斯得之矣
至陶弘景遂疑佛氏地獄中有所謂牛頭阿旁者為
是三皇五帝太昊氏之女弟盧仝云女媧本是伏羲
尤可恠笑出於承匡山名在任城縣東南七十里寰宇記
云女媧生處今山下有女媧廟
生而神靈亡景亡諒少佐太昊禱于神祈而為女婦
正姓氏職昏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俗風
通云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昏姻行媒始此
明矣夫昏以昏時而昏繇此因以因婚而因乎人烟
者烟之始媒者煙之聚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
所謂昏因姻媒如此

滔洪水以禍天下墮天綱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
於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與其工氏較威共工氏而

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炮媧

乃立號曰女皇氏

冀州即中冀如蚩尤亦成于此
孟履說矣或曰中國摠謂之冀

治于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

山在金之
平利上有

州詳今
福地記亦見九域志繼興于麗長安志云驪山有女媧治處
又云藍田谷次北有女媧氏

爰絕瑞席蘿圖

許氏云殊
瑞

承庖制度

襲木勝主於東方

喬澤女媧陵記云予謂媧皇受命
在火火以水谷不為陵蓋謂太

昊以木生火亦非也年代曆云女媧共工大庭皆不
承五運理或可信而古史攷以為女媧水德神農木
德寔矣論語疏云女媧尚白神農赤黃帝黑少昊
白高陽赤高辛黑唐白虞赤此以三正言之也造

天之極惟虛亡醇而不嚶喋於苛事

許云嚶喋上
猶深等也

際九天天下契重壚合元履中開陰布綱而下服度

運斗樞云慮義女媧神農為三皇自皇者中也合元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

通者乃命臣隨作制笙簧以通殊風以才民用

也位云女媧之笙簧世本以為隨作表注以為女媧氏之臣笙簧二器詩云吹笙鼓簧並鼓簧鼓而不吹則

非笙也許說文云隨作笙女媧作簧明為二物仙傳王遠有五舌竹簧漢武內傳鼓振靈之簧說者皆以

為笙中之簧非也蓋笙之類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笙以一天下之

音命聖氏制頌管以合日月星辰以易兆之晨作文

樂帝系譜以都良管班管名曰文樂用五絃之瑟於

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為五十絃以交天佑神聽之

悲不能克乃破為二十五絃以抑其情具二均聲樂

成而天下幽微亡不得其理

傳言帝女鼓瑟而云泰

女謂伏羲義滅瑟而補史記言伏羲之瑟二十五絃也

五絃乃朱襄氏之瑟女媧用之非伏羲也世本云庖

羲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

五絃具兩均声而拾遺記亦謂黃帝使素女鼓庖羲

氏之瑟滿席悲不已後破為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

則以為黃帝滅之故宋世本注女媧笙簧為帝臣

繆總紒而井加之髮帶而頭飾用

髮帶絡頭縹也二儀實錄云感入時

為髻但以後世名之頭縹又云以荆枝及竹為笄以貫髮至堯以銅於是乘雷車轡六蜚以御天

車服駕應龍淮南真覽云女媧功烈上際九天天下契黃壚乘雷車服應龍駢青蚪援絕瑞席羅圖雲黃璐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必稷乎太祖之下以此申祠祝而枚占之曰吉

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

淮南子等以博土為人之類為七十化且有鍊五石以補

蒼天斷鬣足以立四極積蘆灰以止淫水等事世遂有鍊石成霞地勢比高南下之說按易內篇云福萬

民壽九州莫大乎真氣鍊五石立四極莫大乎神用而麻姑仙人紫壇歌云女媧鍊得五方氣變化成形

補天地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王逸楚辭注亦謂一日七十化其體則特軀中之事尔故安

期生尚鍊五石踐脩者宜知之有補天別說見發揮星車出澤馬來川嶽效靈

散緯應理是故馨烈彌楛不設灑度而以至德遺後

世鴻烈治百有三十載而落見真源賦元李中元甲子其腸爰化

而神居于栗廣之野橫道而處坵王裕於董龍古塞

洪河之流是為風陵堆也墓今在河津上吃然分河有木數株雖暴漲

不漂没今屬陝之閿鄉縣按元和碑縣志風陵堆山河東縣南五十里潼關對襄宇記一風陵城在其下閿

鄉津去縣三里即風陵故閿也女媧之墓秦漢以來俱係祀典然九城襄宇濟之任城東南三十九里又

有女媧陵成家記云女娃墓有五其一在趙簡子城東今在晉之趙城東南五里高二丈九域志晉州有

帝女媧廟寰宇記在趙城唐文武皇帝江都之役夜

故皇朝列祀亦在趙城徑其處風雨中有女人鱗身騶倡而前鱗生魚一匪

帝後果靖中華段成式以為德宗於靈武遇之且後再見一云至德之際神嘗降之晉破

紆堅八公草木皆為人馬唐得土君兵助討賊張末通得周公助平李密開元之天王助兵至德之文媧

神降此皆作順可得信之後乾元中號之刺史奏閿鄉墳天寶十

三載天雨晦冥俄失所在至是河房風雷雨夜聲遼明

視之其墳涌復夾之兩柳肅宗命祝史祠焉唐曆云十三載

五月失之乾元元年六月一日復出刺史乃王晉光一作奇光以其載媒是以後世

有國是祀為臯稷之神古高禘祀女娃後因典祠焉

董仲舒法政社不霽則祀女媧王充云仲舒造又曰

皇母水經注云顯親縣北山岩水原有女媧祠按太

母云女媧於此鍊石補天按今濟源縣之女媧山上

昔云遺迹寰宇記云孤絕似陵皇母山起邑界其祠

歲禱又今蟻眉亦有女媧洞常璩車陽志等謂伏戲

女媧之所常 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糶少牢先

游此類猶多 代陵寢每下詔申樵採禁至再三置守陵戶委逐處

長吏常切檢校罷任上曆太具宛丘在陳炎帝長沙

在潭黃帝橋山在上即今坊州界高陽臨河縣故城

東高辛頃丘城南臺陰城堯城陽穀林今鄆界舜九

疑今永州界禹會稽今越縣女媧華州界各五戶春

秋太牢諸處舊有祠廟者別祭享陵戶並近陵小戶

二稅外免雜徭 或云三皇之一也見洞神部醜文

隆平集云少牢

輒信也

贊 制度承庖堀彼女希迪主東方前虵後螭必穆

靈門爰瑞席圖上際九天天下契黃墟川嶽效奇馨烈

宏集道標萬物神化七十斷鼈立極地平天成筆黃

沆今載祀風陵

女皇氏題

甚矣天下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作史記世

家侯室而紀皇王然而吕后項籍俱列本紀人皆

疑之且以為太史公壞編年之法以立紀傳予有

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云女媧脩伏羲之道無所

女作故孔穎達謂大易與佔之條不見有女媧難以

輒信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以見太史公為得聖人之意也夫春秋編年以王次春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不敢擬聖人而作經於是法外傳之體以為紀表世家焉是編年之法也惠帝死孝文未立呂后為政者八年今不紀則將屹然中絕其統邪知此則知太史公紀呂后之意矣班固作書吾不知其知是否也然亦紀呂后而不敢繼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紀歐陽子不知出此乃以為春秋之法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此歐陽子之失言也聖人之作經實事舉實非以意而遇事是故五刑在御而一陰得

位則哲以大有天地之義事則逆爾統在惠則紀

惠統在呂則紀呂豈固曰婦人不得為君吾不紀

惠帝立七年而史不紀政實出于后也固乃立邪惠紀于呂后之前唐高宗崩中宗即位武后廢之及其父正史遂紀之武后之下范祖禹以為春秋不于吳楚以存周室唐有天下武后烏得間之遂復中宗之年繼武氏之号此尤倍理不知周既革号而易許矣范曄華嶠之徒乃以謂后者配天作合前史錄于戚于未編非其義乃盡取諸后紀之斯無識矣不知何所見而紀邪

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宣王未立有

共伯和者釋位以間王政盖十有四年矣宣王有

志而後效官共伯歸國故當時史氏以是十四年

者繫之號共和馬知此則知予紀女皇氏之意矣

有共和辨見發揮嗟乎君子之制行至其窮則比是道之廢也妃后之賢不過備佐君子求賢審官以贊其外而已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相葆之以踐阼三母之賢不敢干也自宣太后臨朝稱制而北晨時播姁媮媮違夫子者莫不以荐其口故宜都內人云古有女媧者亦不正是天子也特佐伏羲以天九州而已爾後世嬖媼越出房闈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非備昏主則抱持小兒以求肆豈知天地之義女卑於男也邪而學士之論不知出此亦難乎為頌矣武后時宮人李義山紀其事或曰項籍與高帝同

唐馬總意林云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井山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行識其父曾問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死落之外皆獨行氣之使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皇字曰老人出見出方長生長生死眾曜同光神農從其嘗藥以致人命玉冰云鬼史區十世祖當神農之世說太始天元磨辰蠶鞭髮察色鯢嘗草木玉册今按文有十二篇而正名之帝以赭鞭鞭草木按事再搜神記云神農赭鞭鞭百草尺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而酸毒者夫草木之類虫則散珠然察其形色嗅其臭味自可別意惡堪作其藥可治其病固不待嘗嘗而後知然聖人必逐一嘗啖制神鞭者蓋以重其事尔任述意云太原有神釜岡有神農嘗藥興又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日神農亦名審其平毒旌其藥草山中有紫陽觀云帝于此辨藥審其性命而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養其性命而

治病性上藥養禽中藥養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含氣

也傳記說同孔季齊獨以為伏羲嘗草木之可食者

也一日而七十毒世紀從之此亦陶氏序本草謂神

農畫八卦等爾病正四百藥正三百六十有五着其本草過

數乃亂見三墳書本草中今本中白字者是神農本草

漢紀虫及本草而志無錄梁七錄始有之止三卷是

故或謂古無其書非也昔樓護少誦乙經本草則漢

世嘗有之特乃立方書小史云神農方書靈樞云黃

帝所秘先師傳之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

踵訛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之師理色脉者

矣移精變氣論云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心

素經云天師對皇帝云我松僦貸季理色脉已二世

矣粵又制請雨之法孟南置水掩骼理齒以待天澤

工氏之為以水紀事則既改正朔革制度矣固不

可沒也因更傳共工以贅于太昊紀之末

共工氏傳

共工氏羲氏之代侯者也

世紀云女媧未有諸侯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

王非也于時已有侯國

是曰康回

屈原云康回憑怒地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氏之名蓋

康其國姓

髦身朱髮

歸藏啓筮云共工回其名尔

蚩狠明德任智

自神太昊氏沒俶亂天常竊保冀方

冥言伏戲之

道但言往右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云云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鼉足以立

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平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極正淫水涸冀州平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

間是矣然以為炎帝後則非也据古列子尹子皆先叙共工而及女媧至淮南本經乃以為舜時共工振

滔洪水薄空桑繆矣放共工有三許發揮補天辨

搶攘為傑於是立概介丘

右纒終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空桑莘陝之間於女媧之都為近故共工

决水灌之欲以止之猶後世智伯梁武所為者智伯
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不知共工氏之所為
也效劇于諸侯虐弱以逞爰以浮游為卿瓊語云晉
能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
浮游敢于顛項日沉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
顧其狀如熊為天王崇見之堂則正天下者死見之
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无傷今
項六工乎從其言而病問自謂水德故為水紀官
師制度皆以水名蓋乘時誰起而失其紀是以後世
不得議其世也荀悅漢紀引劉子政父子之言謂五
氏承之以水居于木火之間伯而不王公孫弘賈方
誼兕寬馬廷皆以泰在水德漢据火以克之非也
其君國也專以財利貨興有亡其取之也水處十七
而陸處十三乘天勢以監制天下而用不匱見管子

差於陸迨其跋戶更復虐取任刑以逞人不堪命於是

立兵仗聚亡義以奸天憲韓子云共工之戰鉄鉞矩

体兵仗鎧戟專任浮游自聖其智以為亡可臣者故

官墮而國日亂民亡所附賢亡所從見汲冢書尚虞

湛樂淫失其身猶欲馮怒倭其悍塞擁防百川墮高

闡卑率方輿而潮陷之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

不崇數不防川不實澤共工行違皇乾諸福弗界疾

薦作而茲屢臻女媧氏戮之共工氏以亡共工氏无

見發揮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陸農師云皇而

有子不才終死為厲

伏義氏襲氣凡四十有五載霸者謂之霸入於器故也所謂共工氏者如此若

禮傳歲時記等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為厲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

紀為君傳為臣路史之書豈故為是潰滕哉紀皇王所以尊天子也傳僭偽所以懲霸据也尊天子所以壹天下之統懲伯据所以著叛竊之罪統既壹罪既著則亂常犯上盜國賊民者不能一日遁形於地上矣齊桓晉文衆所共德也孔子作春秋蓋甚貶之勤王而請隧則併沒其功爭入而無親書齊小白曾何間於州吁與無知乎狄泉盟王入河陽朝襄王會宰周公王世子豈徒載之空言哉亦竊取其義以為人道之大經而已矣百歲之後

有孟軻氏者蓋知其統矣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予之路史宜有合於此者不可以弗察也元經何為哉彼將以進退南北也而自拂其統也乃自比於春秋曰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夫春秋所書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而正統常在周也帝魏於太和之元則不知所以為始絕宋於元徽之五則不得所以為終是則宋魏之間正未嘗分也正未嘗分則統未嘗壹也乃自比於春秋邪吳楚僭王春秋屢抑以夷秋而有中國雖有大功必如桓文之

予而實不予可也何至抗而帝之邪是故未覲先王之大道也未覲先王之大道而猶猥經百世區區於麟止獨何歟嗟乎法春秋而不知春秋豈惟王通哉使後世甄甄於正統之論而不得其正者皆通之咎也

太昊紀下

路史後紀卷二

路史後紀三

禪通紀

廬陵羅必

炎帝

男 萍承命註

炎帝神農氏

農從日向聲弊文作出古作田故呂春秋晉法法皆云堯使稷為田田之訛也

農厚也籀作農洞靈經曲曲皆滋于此

姓伊耆

一作祈世以為堯姓非也熊安云伊耆氏即神

農詳詩禮正義集韻作帆云古天子号盖誤當作帆

名軌

見春秋鉤一曰石

年見春秋命曆是為後帝皇君

見洞神部禮記正義云神農下為地皇作

未紀措

炎精之君也

乘火德

毋安登感神於常羊

春秋元命

苞云少典妃安登游於華陽有神童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好耕是為神農詩含神雲龍首顏似龍也此亦後世劉媪潘夫人之事爾常羊華陽之常陽也安登傳多作女登

列山之石室

即列山

厲山也見荆州記水經賴生

而九井出焉

荆記云井在山北重整周之廣一頃二

既育九井自穿舊言汲一井則八井震動寰宇記云

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一穴大木木傍陰人即其

處為神農社年常祠之荆州圖言永陽縣西北二

百三十厲鄉山東有石穴高三十丈長二百只謂之

神農穴神農生此老子亦生于此故崔初少典氏取

玄山瀨鄉記以為老子教堂之故處

于有僑氏是曰安登

有僑國也世紀云神農母任姒

姓而任僑兩國者蓋任姒乃帝魁之生子二人一為

母世多以世魁為神農因合之爾

黃帝之先龍少典氏一為神農是為炎帝

詳譜

長於姜水成為姜姓

姜姓之配也扶風美陽鄭康成

義云炎帝姜姓太昊所賜黃帝

姬姓炎

其初國伊繼國者故氏伊者

伊即伊尹之所

帝所賜

者即文王之所

帝所賜

伐者猶陶唐長八尺有七寸弘身而生

願願頌首人

然詳國名記

脩先代帝王

止為王者衣衮戴冕按

享功臣檢討

祠廟至百

儀相宜其

龍顏而大脣懷成鈐戴玉璽

命曆序云有

有所據矣

神人名石耳

蒼色六肩戴王理法云日月清有次序故神應和氣

以生之大脣一作大眉玉理一作玉英猶玉勝也

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

稼穡般戲之事必以黍稷日於淇山之陽求其利民

宜久食之穀而執之天感嘉生救粟誕茲爰勤收拾

剛壤地而時焉已則厘牟五子借至

周書曰神農之

時天雨粟神農

取種之夫五谷未有不自天來者或曰天道遠神農

油若有相之者爾此不通之論天

人之交何遠之有詳發輝兩樂說

神農灼其可以養

民也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堊土嗟穢燒櫟埽野
以教天下播種嗣瓜瓞之實而省殺生之敝始諸飲
食丞民乃粒梁武祠像碑云神農氏因宜教田闢土
以致民利陶弘景本草序惟生亡德咸若古政文
於是師於悉諸九靈學于老龍吉祖其高矩以致于
理也悉諸新序作悉老鄧姓辨作悉清非九靈或云大
也成莊子云柯何甘與神農同孝于老龍吉或考
以為寓言非實夫寓言者謂寓其理於言借火之
事以寄吾之理爾非鑿空造端之說也
瑞王承熒惑故以火紀時焉神農之有天下伐邪禱
舒繁露云神農氏之有天下與天地俱起乎其有所
以神農氏於於是脩火之利管子云神農作種土谷於
為伐非邪

谷人食黃帝作鑄錄生火以熟蒙臊民食之無茲膈之
疾而天下化此正言炎燧改火事字誤為黃故下乃
言黃帝之王童山竭澤云云可見范金排貨以濟國用班志云食貨
世而易明言神農氏聚天下之貨貨幣之末矣矣故
杜佑謂神農列國於國以聚貨幣日中為市以變有
無竊或前譜異布中有一種長二寸六分首廣寸六
分有肉好無輪郭足間正圖回文六字背一字又一
看長二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寸七分首廣六分足
間八寸重八銖有郭面七字縱橫神農幣也又不知
年代品有一大錢圓徑寸五分重七銖好圓無輪郭
狀如半兩銅色純赤左有耳字鈎書甚精神字也而
董譜又有慢由一全佑所推知貨自神因時變燥以
農以來有之不知已二三分金貨矣
抑時疾以炮以燂以為澧洛醴醑也醴味似澧醑味
謂神農時楊仲昌加憲議云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
有酒醴後聖作為醴醑猶存玄酒示不忘古儀酒正
義亦云神農以上水為元酒此不知何人所見古謂木
史攷云始有燂炙裏肉燒之日炮此燂人之世謂木

器液金器腥腥人飲於土而食於土於是大埏埴以

為器而人壽陶治之事始於遂人蓋有人事則有之

是故卦立則有真悔占稽之事至立則有宮隅門

之制谷藝而烹蒸柝銚之用興藥嘗而炮炙佐使之

法起槌輪為大輅之始兜冒為軒冕之源燔豕為柴

望之監勸士鼓乃云門之拳石理勢之末事有必至

此遂人出火而陶治燔炮之事有不待於後世也黃

帝內傳言黃帝始作陶蚩尤作治呂春秋言昆吾始

陶台蓋廣之爾官長師事悉以火紀故稱炎馬世紀

此類尤多且攻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炎帝閔尹告列之肇迹

子神農有炎之德者通典云有火星之瑞也

列山故又以列山厲山為民或作烈山麗山同按列

厲裂也故音為列裂趙都賦興達叶蜀賦亦與結叶詩

栗烈叶卒歲而校獵興降烈亦與內叶知古同也且

厲山即賴山故登真隱決音離字為咸厲切蓋音如

賴注者不知謂音小異誤矣開山圖云房山氏產山

谷分布元氣蓋即厲山氏蔡墨曰厲山氏炎帝也起

於厲山者禮七祀厲傷神也儀禮正義謂帝王之

無後者至漢七祀無厲而有山神說者遂以為房山

氏妄矣杜預又以烈山謂炎帝時諸侯劉玄已非之

豫若天命正氣節寒暑以平早晚之期謂人之生

太倉為主而太倉穀為主天下萬物亡以易於谷於

是擣木為杙橈木為耒蹠窮髮跋荒野制晦清明分

龍斷而戒之耕然後六穀饒以供粢盛而給軍國漢書

云神農之教帶甲百萬而無粟則不能守也兵書謂

神農以右為兵而帝亦嘗伐補遂則軍旅七備矣漢

代猶有神農兵法一篇則兵武之事有不出於有巢

太昊之時乎第年載遠邈有不得而詳爾乎

爰巾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脩地利以成萬物

亡攷人所務而農得以順其時教之麻桑以為布帛

相土停君令人知所趨避乃命赤冀創球鉢為杵曰

作粗耨錢縛相鬻井竈以濟萬民燿盈列鐘以蒸以

菴民始捕食而不胜赤冀即赤糞赤糞若也一作赤

皆十二支神作糞者誤按易傳九事非必盡黃帝堯舜

舜時呂春秋云赤糞作杵曰而新論以杵曰為伏羲

作黃帝內傳以為黃帝作鉏鐮鎬鑿故為政曰惟天

之類事始等始各不同有說別見

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于政林林

生人亡亂政典此三墳書神又設教曰民為邦本食

為民天農不正食不死民不正用不喪士丁壯而不

耕則受其饑女當年而不織則當其寒不貴難得之

貨不器亡用之物是故耕不彊者亡以養其生織不

力者莫以蓋其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是故亡十倍

之賈倍稱之民士力耕而女力績力歸于上而功被

于下歲守十三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而國有十

一歲之儲有以利下而不足以傷民乃制為之數一

穀不登損一穀穀之澧十倍二穀不登損二穀穀之

澧倍十蕪夷䟽滿之亡食者與之塵亡種者貸之新

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沓並作而亡有入於

溝壑乞請者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

食足而禮義興姦邪不作亡制令而人從淮南子云

今而人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非無制令設而不

用也故六韜云神農以為貴在於成民之生然貴不

施於人而天下化 衆金貨其通有亡 按神農貨曰一金則非無制令矣

故董氏謂謂柱佑惟貨自神農 列屢於國中為市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有

亡於是俱興 未耜之益曰杵之小過交易之噬嗑 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號曰皇神農 南方火為神

謂亂時不殖亂氣作沴乃紀上元調氣朔以端啓闕

拂君蒿辟尸隰以逃民害 神農書云冬至陰陽合精

不凍君為不朝百官為不親事不可出游必有憂懼

此復之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事也隨志云神農分

八節蓋三朝其於攝提七曜起於天關所謂太初曆

也 神農之曆自曰太初非漢之太初也楊泉云疇昔

也 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温以為早晚之期故

立曆名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漢使校曆淳于陵

渠覆太初曆晦朔弦望嚴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

珠應劭云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朝冬至至七日驩乃

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陽王筮 見在紀外紀非商巫咸

山賦乃以為帝堯 於是通其變以成天地之文極其

數以定天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侑神以通天

下志志以斷天下之業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

艮艮東北之卦也故裡艮以為始所謂連山易也 艮

寅而後丑丑歲之終寅歲之始也 萬物之終始也矣

伏羲六十有四卦其名未著而神農之卦名又與今

代為異代弗之知陽豫游徙之類連山卦也 漢孔圖

始聖得璧言明年祖龍死不樂卜之卦得渚徙是矣
世記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禮言夏謂之連山夏人
用之也陸佃云長安人家有之其卦皆縱然北濟劉
光伯常撰為連山魯史記以應遺書之詔後亦敗矣世
有連山三十卷者乃故亦曰連山氏良山也字音轉注
列山者亦連山之
梁元帝之所撰轉邪然則連山以謹時祀盡敬而不斷喜挹春間焚
帝而名容可知也封豨鬼桴土鼓以致敬於塊神而上下達矣見莊子
晉志注
于春云以瓦為匡鄭注不從孔穎達云鬼神祭祀吉禮起於神農土鼓因於中古神農之器
云悼澆泊閔愚惑之問於春乙小子曰上古之人壽
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
邪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說玉冊問
天論岐伯言臣覽大始天元玉冊天之文冊氣經于
牛女戊分云云戊巳分者奎璧角軫天地之門戶也

時而王胡為而著之紀曰是又所以為編年也方
秦之亡也藉既自立割漢中以王高祖而又挾義
帝以令諸侯漢中之地非惟偏也而高祖之王又
出於籍籍方分王諸侯而高祖固出其下是天下
之勢在於籍也烏乎而不紀之故必待天下之一
而後紀還于漢是編年之法也揚雄云秦十五載
而楚楚五載而漢
五十載之祭而天下三檀又曰秦楚為大典命馬
遷作史以楚繼秦列項于本紀是以有天下待之
矣班固降之于傳蓋以其書主漢作亦而歐陽子
論正統遂以其說為非謂列羽為紀此豈可法且
以為厲三後死君周公邵公為政十四年而宣王
立是周統嘗絕十四年而續故周史記年謂之共
和漢中襄莽篡立十五年而敗是漢統嘗絕十五
年而續故漢史以其事作傳則統之絕何害誤矣

夫統者謂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也秦失其度勢已歸楚沛公以降悉听命沛公雖先入關而不能有未幾羽屠咸陽斂子嬰是楚當紹秦矣國之傳羽固非史記之例若張衡劉知幾謂後漢書官為吏始立紀不知此總史之例二漢書却不然也

為稱曰西楚霸王而已列之本紀則誠過矣義帝

羊為羽所立遣將救趙滅秦首尾三年太史公宜為之紀以繼秦而下紀者以羽實為之而義帝之後無繼不列歟葛洪謂迂發憤著書列項羽于本紀以見居高位者非閑有德則非矣昌邑王在位二十七日以過惡廢固无可言者然已為君踐帝位而乃絀之與宗室同傳豈非以是為賊而不知列之紀乃所以暴其過也厥後魏齊王芳廢歸藩中東昏廢帝齊宋前廢帝子業後廢帝昱齊帝鬱林王海陵恭王東昏侯陳廢帝伯宗元魏廢帝即西魏廢帝欽比齊廢帝因後唐廢帝從刊並以過惡廢皆列之紀蓋以其予既紀太昊與女媧見其常踐位豈以久近論哉

之至見神農求雨書且說別出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谷雨旬五日為

時雨万物咸利赤松子者諸侯也移老壤城於是下故曰神雨

之致為雨師神仙傳云赤松子服水玉神農時為雨師師教神農入火至崑山上王母石室

隨風雨上下炎少女追之俱命去及高辛時復為雨師列仙傳云赤松子與黃帝時啖百草花不谷谷至堯時為木工倣傳謂黃帝師赤松或云帝墨師之一云堯師者官師猶火師也師然今道有黃帝問赤松經而張良欲從赤松遊故代以為仙者松子刺刺迹在襄陽平陽或云石室非也有說別見

民食刑盡悴而不顧通玄每歲陽月盍百種卒方民

蜡戲于國中以報其歲之成建亥之月火伏而蟄畢

後世之文攷之郊特牲乃以周正非也周蜡以十二月蓋夏十月商之十一月晉以周十二月襄虞故宮之哥日虞不不臘矣月令小孟子祈來年祠公杜門問臘先祖五祀蜡臘共月三代同之皇氏以為三代

皆以十二故祭司嗇山林川澤神示在位而主先嗇
月亦非也。故祭司嗇山林川澤神示在位而主先嗇
蠟者合聚百物而索享之山川神示皆豫非止八神
而所重者八以尤有功於田也。先嗇司嗇所謂田
畝神首稼神者說者以神農為先嗇后稷為司嗇蓋
自後世故禮傳謂豈有神農始蜡而自祭其身哉皇
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有天下者始為蜡
祭其先祖迨田者故筭師法以神農為田主為始造
田謂之田祖先為禱事謂之先禱神其農業故曰神
農漢晉以來東耕悉增先農如社儀北齊以上辛丁
亥祠先神農氏則又為先農矣故禮非以先農即為
先嗇佃佃以先嗇為田祖司嗇為田畝据筭章樂田組
樂田也。享農及郵表啜禽獸貌虎水防昆蟲通典曰借
者之代而祝之曰土反其它水歸其壑昆蟲亡作草
木歸其宅傳以是神農蜡辭宜葦龠土鼓榛杖喪殺
既蜡而收民息已年不順成之方其蜡不通以謹民

財也蜡者歲終勞農休惟不順成則厭禮而

婚條風至則合其亡夫家者以蕃其民是固淳鹵作

而人民毓教化與行應如桴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

福教經援神契云神農耕桑乃命邢夭作扶犁之樂

制豐年之詠以薦釐采是曰下謀扶犁一作扶采即

保合大龢而閑民欲通其德於神明同其龢于上下

日瑤貴之也揚雄琴清英云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

淮南子云神農之初作琴以歸神友望反其天心新

論云神農為琴七絃以通萬物而安治亂而洽聞記

乃云二十五絃說文世紐隨志小史通曆又皆以為

五絃非也按廣雅神農之琴長六尺六於是神漕

漢嘉穀苗乃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放令

禮含文嘉云神農脩

德作耒耜地應之以醴泉書斷云上黨羊頭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穰書用敬時令亦見墨藪及蕭氏字

源澤之高平北三十五里羊頭山也寰宇引山海經神農嘗五谷之所上有炎帝廟蓋郡國志也山今在上黨有神農城下有神農泉南帶太行右有散蓋今

長子西南五十有神農井出羊頭小谷中九域志上黨有神農廟井又人隄州有谷城神農嘗五谷于此

而上黨記廟西五十步石泉二所一清一白甘美呼為神農井風土記神農城在羊頭山上下有神農泉

為神農得嘉禾處地形志亦云得嘉谷之所太原御覽屏封一命白阜度地紀脉水道窳木方竹杭潢洋

作丙封而有亡達是圖地形御覽以怪義為白阜母名阜為

神農通水脉使不壅塞遂甄四海紀地形遠山川林藪所至而

正其制蓋正九州之制錦帶書云神農甄四海故文選詩云神農更上軒轅承紀畫野分疆爰封

象子命曆序云有神人駕六龍出地輔号星神農始

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

里南北八十一万里世紀云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

之制三皇尚矣諸子言神農王天下地東西九十万

里南北八十五万里蓋所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

制里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

處賢以便勢于以相用而寄其憾近國地廣而遠彌

小負海之邦率三在地廣遠國地愈小海上有十里

之國與二十里也此特一聚落附庸采地尔以今觀

之中華戶密綠海人稀而何以為國哉三墳書氣墳

云山氣上聖人以安万国夷攷其制蓋制應有万且

禮含文嘉云神農脩

及蕭氏字

引山海經

也山今在

上黨有神農

城下有神農

泉南帶太行

右有散蓋今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功以時嘗穀稷明堂

見淮南子及陶書宇文愷傳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土不能

能襲燥濕不能傷延延而入之以享上帝祀鬼神如此而已晏子所言下之燥濕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

入土事不文木事不錢以示人之節者故王禹偁有巢氏碑云猶賴伊耆儉于一時椽不用斷階無剪次

則知自神農矣或謂黃帝制屋后始作補遂不性乃明堂妄說移在賦祿書

伐補遂而萬國定

庾肩吾云炎農本卷領唐勛載先恭方傳來世盛尚且欲從戎足兵

伐矣補遂二國見呂春秋蘇秦云神農伐補遂皆

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不絕三光之

明不傷百姓之心有王爰崇郊祀封岱禪云以大報

術焉通典作輔遂非郊丘之制也其與亦已久矣故

而天下治封禪之典郊丘之制也其所守也或以為

起於黃龍九窾種九烈提劫手形氣而轉掬平剛順以

帝失之窾領天下是故物萬百族皆有經紀條理法也然形也

謂九天九地之形法不以物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

傳煇猶和調也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一上一下而浮游乎萬

物之祖故其民璞重端慤有善而亡惡無所施其巧

勇勇者無所措其戒虛素以公希声若退樂與政為政樂與治

為治是故威厲而不試謂賞在於成民之生賞誠設

矣然施於人而天下化謂政亡有弃法而成治灑誠

立矣然刑罰不施於人而俗善見別本六韜淮南子

而不煩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國固空虛而天下一

俗莫懷於姦心則既有國固矣固周柴柵獄之始也

富之越絕書云神農不貪天下而天下共富懷其仁

成之心神不趙於凶中智不出於四域知其白守其

黑是故求死而不得還金丹决云按黃帝內經神農

白守黑即是合二性也後其身而先外其身而民其神不國其

鬼不神亡隅亡適而天下正南交北幽三危賜谷偃

俊之人靡不戾止天不年其道地不愛其實故黃龍

川沫丹渠先產風不鳴條雨不破崩亡扎瘡沈焮之

怒氓人猶劬窪尊曰飲竦身戴聽以陶乎至化惟亡

共胥之怒而不聞王役之搖故人皆惡其死而尚其

生是以唐堯敷言朕之比神農猶民之於鼃且也而

崑說者猶以為夫負妻戴以有天下是相率而為

者也惡足以言人道邪尸子語按文子與淮南齊俗

耕則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則天下有受

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不過親耕躬

黷而已故曰神農黃帝窆須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

陽乃民莫不注其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言使

萬物莫不注其耳目而大神農並耕天下太平繆矣

有常天下安樂和乃立王神農並耕天下太平繆矣

都于陣今宛丘有陳城故陳國傳云大昊之虛或云

實者其處也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

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

各史記卷三

云自陳徙都于此昔大庭既讎周云炎帝居

大庭裏記曲阜炎帝之虛昔相承之訛也

沙是為長沙其神農之都宜在南方故顯帝之都在

信第世遠紀畧傳者亂不得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

其定其詳見後及因名記中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

曰茶陵所謂天子墓者郡國志云炎帝神農氏葬長

沙羨今郡有万里沙祠故曰長沙世紀云神農葬茶

陵備圖經云茶陵者所謂山谷生茶茗也地有陵名

者皆以古帝王之墓竟陵零陵江陵之類是矣炎

陵今在麻波林子茂密數里不可入石麟石土兩杉

蒼然逾四十圍兩杉而上陵也前正丙紫金嶺丁未

春予至馬寓人云年常有氣出之今大載元矣所葬

代云衣冠赤眉時人慮發掘夷之陵丁龍潭傳石上

古有銅碑陷入焉五行書云神農丁亥日死丁未

率有唐嘗奉祠焉舊記

太祖撫運夢感見帝於是馳節復求得諸南方爰即

貌祀時序隆三獻廟在康樂鄉鹿原陂上

禪檢奏徙縣南隅廟有胡真官殿云帝之從臣帝病

告以當奠南方視旗所矗遇嶮即止因葬于茲今中

途崎梁嶺也梁坑右轍迹淳熙十三年予請守臣

謂佛殿其中五炎帝殿乎其旁不惟不正而三五之

時初未嘗有西方之教君從之即命軍使成其事未

竟而惡戲盛德百世祀至神農亡以尚矣我

宋火紀上協神農豈其苗裔邪何誰昔之夜神交萬

載而乃丕揚於今日歟事具孫冠在治百四十有五

祀世紀外紀並百二年百六十有八元年亦謂赤帝

記納承桑氏之子漢書作桑水氏書傳多作奔水氏字轉失也吳起云承桑之君脩德子十有

三人

贊 火德開統連山感神謹脩地利粒我烝民鞭芟
嘗草形神盡粹避隄調元以述人害列屢聚貨吉蠲
采盛夷䟽損穀禮義以興善俗化下均封便勢虛素
以公威厲不試弗傷弗害受福耕桑日省月攷獻功
明堂天不愛道其鬼不神盛德孤萬世同仁

炎帝紀

後紀三

路史十二

濟世有道其可與貪而躁者謀哉天下無常勢而時
勢有通塞世故有利害而利害有淺深近而淺貪而
躁者能知之利害之長而深非聖智有所不能悉也
封建郡縣其事槩可見矣借以巨室倪音顯又賢遍切譬也

之偃豬音宴沃壤也

有十囷

音芸

之籍其月舉亦博矣

其課辨亦劇矣必委能囷率之將卒之儻來十鉗奴
之為利乎抑何如推囷之愿民而甲之邪其忠主仁
民經畧久近固不同也知此則封建郡縣可得而議

矣予嘗言夏之彊幹弱流天之道地建之行也豈利一
宗執其於民俗尤所急焉者也是以先王世^雖治猶
且漼然莫敢或後况亂世邪聖人之憂患莫非爲亂
世計也苟上有明辟則封建而治郡縣而治上失其
道則封建者亂郡縣者亡封建而民猶能存 郡縣
而四海累氣事之深淺有間矣而昧者乃謂封建聖
人之所不得已或又謂郡縣則主祚促而利于民談
何易邪請毋多言而簡喻之王者奉天地法至公者
也封建者天下之公也郡縣者一人之私也惟公也
故人皆得遂其私惟私也是故公私俱廢士民兵政

一切取苟切

豈直越肥之視秦瘠邪又将剝之

以自厚也郡縣若此而上之人猶欲異俗之歸厚是

何異於秉稅

音拙棟
上禱柱

而招狗而柳鄉猶以爲公天下

之端自秦始何不思之甚歟聖人之所慮固不在於

彼也昔者晁子請削七國而七國反見夫主偃策行

而列侯之坐酎除者百有六可謂罰非其罪矣而迄

亡叛其勢異也惡戲自封建法廢而後世不見成康

之俗君無世臣民無常主無惑乎道之卑也 國家

承平百年之間民物阜毓波夷夏海實 超軼乎三

代惟世變風移之事視之有愧則封建不行之所致

也茲豈陋儒俗吏之所知哉日者漢唐雖稍封建然而因陋就簡事不稽古紀綱法制一無或備是顧得言封建邪茲其所以歷世紛紛僂僂救弊之不暇者豈封建之外咎哉制之失其道爾予觀神農之治天下甄四海建諸侯處賢以優勢胥用而平民近者國地廣而遠彌小負海有十里之侯若二十里者以大制小猶幹役指繇申下外如水建瓴是故上下得以相安而人皆惡死然後知賈顏之謨蓋亦善而未盡聖人之經國立法其慮世防患可謂至矣三代之所以長久此其效焉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六代之季

盡矣不然楊子云豈識下於柳宗元而王仲淹豈見
卑於李百藥乎彼宋祁與透救之言尤為可切厥不
出齒也

路史後紀四

禪通紀

廬陵羅泌

男莘承命註

炎帝紀下

炎帝柱神農季也

魯語烈山氏之子柱內傳說同祭法云烈山氏之子曰農農官也

為七歲有聖德佐神農氏曆瑤原銘曰樂爰忌其

比裡定利爰爰及寒在土時雨至則挾創又以從事

於疇殖百疏區百穀別其疏邀深耕聖作以興歲天

均時而地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賑矣真源

賦云神農有子年七歲有聖德同歷名山辨其任公百藥闢田墾土興於穀帛化於市國畏無征役

而不物任法而不數守其餘以制其奢故其人不佻
不病民亡黠事審時而權宜是以老幼安里而亡謝
生之心澹西潏河原東澹海潏南耀舟垠北沆幽虛
莫不來享來咨來茹亦曰列山氏傳云列山氏始為稷謂柱五帝
以來禋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云柱為稷夏氏以上
皆人神孝經接神契云社上地之主稷五穀之王俱
土神而所主之功異所主既異故其配亦異柱奔句
龍第配
食爾

說

炎帝慶甲帝柱之由也自帝慶甲至帝臨書傳蔑記
不得其攷

事固不可以概論有顯然之是而世以為非有疇
然之非而世以為是者神農有天下傳七十世而
書傳止存八葉年眇記落固無足惑然運歷諸書
復併張爭詭其為政之日而世交引以為是春秋
叙炎帝八世五百二十年古今通系年代曆真誥
世紀補史記外紀紹運紀運圖等並因乎此
有炎慶甲而國語烈山氏有子曰柱二者記並無
有以今內簡炎氏為世以十世者亦七首于二帝

然自是至帝臨沆亦無紀楊長史手錄云炎慶甲

書云今為北大帝君隱居真誥乃疑其為神農又
謂神農功高無應而為鬼帝帝常是黃帝所伐大庭
氏稱炎帝夫古之有天下最長世者無神農若也

故尸子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
易也呂覽亦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不足信如
後世之書耶尸子之言記為孔子然世猶以為非
宜乎士之不攷古也

炎帝臨以通歷代紀並作為臨外紀復為神農子尤妄

通系外紀以帝臨為臨魁非也夫帝臨在帝承前

年代曆等而帝魁乃在帝承之後補中紀蓋自異代世本

書言夙沙民叛以歸帝魁則非臨也惟諸歷紀炎

帝八世故臨與帝魁遞為存或合臨魁以為

復有不知神農嘗有後代者則又以帝魁為即神

農如南都賦注等以帝魁為神農名尤妄而更以神農為魁倪氏潛夫

論云炎帝身號魁倪帝堯碑作塊倪陶潛云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祇脩以自勤非帝臨也嘻儒

之無特操如此夫彼又烏知黃帝之元孫帝魁哉

炎帝承帝臨息也其政因民之仍發虛土監賈區儲

侍廢舉以符其說蓋自五而始收於是真胥之瀆行

焉神農書云承為民賦二十而一按管子言共工氏

之來久矣特神農教民稼而後有穀米之賦帝承為之制爾

說

炎帝魁帝魁之後八世而為榆岡帝魁之立祇脩自

勤質沙氏始叛其大臣錮職而譁誅臨之以罪而弗

服其宮其之諫之不聽殺之三卿朝而亡禮怒而拘
馬譁而弗加譁卿佩質沙之民自攻其主以歸質沙
時侯者也世本世紀皆作夙沙亦見英賢錄文子作
宿沙云宿沙君自攻其君歸神農氏說范淮南子尹
逸告成王曰桀紂之臣反讐言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
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長已覽亦以為歸神農此特謂
炎帝爾世本唐韻等言夙沙氏莫海為益以為炎帝
之諸侯今安邑東南十里有益宗廟呂枕云宿以氏
者蓋之神謂之益宗尊之也或以為靈
公之臣夙沙衛非也齊多此姓其後尔

說

炎帝明帝魁之子子也明生直

炎帝直直生豷是為帝值

炎帝豷豷生居是為帝來

說

炎帝居母曰聽詛桑水氏之子也

太平御覽詛音妖
生常林女子宜有

獸音或作談
作郊轉失也

炎居生節莖

婦人之賢亦有能世其聲者尤為不恒有也夫無

固有賢母養其孫子而願授其孫若姪終以閑有

家者杞蕩二姬為子來逆原流益別惟其賢有以

知之也 昔者神農取於承桑氏矣至於炎居復

納承桑氏后稷取于有駘氏矣至于泰王復納有

駘氏此其子孫繁衍盛大豈偶然耶夫婦人倫之

本也 魯自惠公而上世取于宋相公以降世取

於齊非一日矣所謂必齊之文姜何為哉莊公世

嫡而猶制使必取其黨抑果賢而合於禮耶齊女

待年公齒晏矣而且索惑姜氏至年六六不有內

主以陷不孝之域聖人書子同生徒以見公之失

不書若云家嫡則出惡呼婦賢而世其聲誠為不

恒有哉

炎帝節莖節莖生克及戲

炎帝克年代曆帝刻同餘書曰此皆作哀非炎居生節莖

節莖生戲戲生見海經書傳後為哀哀後為

作帝來小司馬記歷生哀生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是故狐死首丘魚肉

之蟲集於地而北行葬於北方比首三代之遠禮

也予游陵山拜靈丘榜程重阜觀玄廬潛闕之窳

其間者崔嵬隱約且二百所以傳信之神農有天

下七十世若其妃后亞旅則有之矣方金戎犯順

初原之氓剝隴穿馬方中尸首會撮而脂黑玄綃

單衣偃負穿中附旁惟銅鼎劍壺既取掩之他日

邑胥魁或新室凶其鼎祭焉燕合未既而室燬鼎

遂亡之而奔劔鬪者亦門滅將為子詳其事嗟夫

易墓非古也大公之封營丘比及五世比及葬于

周而文武周公猶反玷畢族葬合兆古之道也是
何魯人長府之事予稽而切悲之夫長府昭公之
所居也公之二十五年欲逐季氏居于長府九月
戊戌伐季氏是故季氏惡公欲改爲長府故閔騫
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長府自爾又何
必改作以自章其惡不韙哉此孔子之所以聞之
而發夫言必中之語蓋亦嘉其深中季氏隱也方
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故九月立煬宮繇此
觀之則其欲改爲長府意可知矣定公之元年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

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
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季孫乃止問於駕鸞曰
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
之以自信將焉用之七月癸巳葬公于墓道南孔
子爲司寇也乃溝而合之墓夫闕者魯群公墓之
所在也周代家人掌公墓地必辨地域而爲之圖
先王中居昭穆左右凡諸侯以前鄉大夫以後惟
兵者不入地域季孫惡其君乃溝絕其兆使之不
得上同先君故孔子於是溝而合之以反於義族
葬合兆自天子達繇古然矣何惑乎炎墓之叢哉

或曰周公蓋附其亦不詳於禮者歟

炎帝戲戲生器及小帝自慶甲以來疑年古今通系

位之歷帝承六十年臨八十年明四十九年直四十年

五年來四十八年衰四十二年榆岡五十年小司馬

史記乃有魁無臨而通鑿外紀神農後為臨魁六十

年帝承繼之帝承六年諸書不同世紀等不逾此夫

神心七十世以炎黃之在位觀之不下數百十年而

命曆叙等類以為八世五百四十年此所以致傳記

之紛紛且以炎黃為世皆踰百載其子孫無一炎帝

及於百年又皆上下於四五十年間知其難據

器器生鉅及伯陵祝庸封又云器生祝庸鉅為黃帝

師胙土命氏而為封鉅夏有封父封文侯至周失國

有封氏鉅氏巨氏封父氏富父氏世本鄭大夫封父

氏又為河伯陵為黃帝臣封逢實始于齊經云炎

南封氏

伯陵左氏言齊之先逢伯陵是也故周語云太姜之

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而說者謂為夏之諸侯

非也蓋因晏子序爽鳩在其前小太常禮書以伯

陵為伏羲孫高顯碑以為顓帝之苗俱失之妄

吳權之妻何女緣婦胤三年生三子曰曼曰鼓曰延

延始為使朝鮮曼戕後出臣堯二云鼓兌頭而斬胤

古今通系

系炎世在

炎帝

難據

致傳記

百十年而

不逾此夫

帝承繼之

帝承六年

諸書不同

世紀等

不逾此夫

神農後為

臨魁六十

年帝承繼

之帝承六

年諸書不

同世紀等

不逾此夫

神農後為

臨魁六十

年帝承繼

之帝承六

禮記外傳荀彘傳注風俗通皆云句龍為后土高陽共工之子脩好遠遊死為祖神非特斷

春月于山下有句龍能平九州是以社祀湯既勝夏

廟無猛獸其居治也欲遷其社不可以其功高而不可易也故祭法內外傳言商初

而遷且後世祀之輕易無及句龍者故湯不得生垂及信信生夸父夸父以

馳臣氏句龍氏書作勾鄧姓書云近勾以諱改從系或從金

垂臣其工生句龍蓋漢儒因山海經之誤共工不貴獨功死葬不距之山生共

工而傳龍臣高陽而共工事在孰有子先於失之不父百五以知前誤脫為信因語以四伯為五之後謂共

工侵諸侯而自王祭法以為伯九州者俱妄生噎嗚是為伯夷為虞心

呂且功于水封呂生歲十二秦嶽呂氏列用許

代有許秦嶽蓋長伯夷之子世謂即伯夷始繆於伏氏按朝鮮記云伯夷生西嶽則秦嶽為

伯夷之子明矣故子晉云共工從孫四嶽佐之書次曰

四嶽僉曰言僉非一人也見書大傳伯夷之子為西

嶽或襲之爾太史公不應以四嶽為伯夷也泰嶽生先龍先龍生

女氏玄氏乞姓二氏異孔晁云今日氏侯湯重夏伐氏氏人來朝

帖其別為青白蚘之二氏後有羗氏羗戎氏楊氏符

氏氏羗數十白馬最大非無弋後者齊書曰楊氏與符氏同出畧陽

漢世居仇池周初復秦嶽後于申暨申伯入卿而楚蝕其

壤宣王開元舅申伯于謝詩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徹其土

田在周之中世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安

氏大野氏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段

射威然元封已有射姓呂侯為穆王司寇訓夏贖刑後曰甫春

秋初入于楚

或云入蔡按新蔡呂本併于楚王取申

不與我成南平王是也

有呂氏旅氏呂相氏甫氏共

氏葬氏藥羅氏

唐藥羅真本呂姓為回紇養子因

周之際有呂洧字子牙敏而內智而動偶諸闕游諸

侯而不用退居東海之濱及弃於室於是伏於茲泉

太公河內及縣人史傳外紀等皆謂東海人因孟子

失之按汲縣太公碑云昔崔爰為汲令縣民會稽守

杜宣白爰曰太公甫生於汲故居猶存君與高國同

宗之宜正其位乃立廟水經汲故城北三十有太公

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卞溪三年不獲

比姬曰止尚日非尔知果獲大鯉得兵鈴腹中後葬

無戶惟玉鈴薦館卞溪即磻溪在岐之號縣然今汲北

石夾谷水亦名磻溪書東侯云尚釣於渭濱魚腹得

玉璜刻云姬受命呂佐之滋泉極清冷在磻溪中按

渭水至郁夷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激流注溪

積成川太公釣此今日凡谷石壁東南有石室

四友

與居文王見之呂遜陳以釣道遂成周業是為太公

望師尚父

望其後名書中侯云文王至磻溪太公釣

名曰望符子方外云太公渭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

得一與季連往見之太公涓赬石隱崖不餌而釣仰

詠俯吟及莫釋竿膝處成日跼觸成路季連曰釣所

以在與無與何釣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吾方之

猶一日也或曰尚三入商朝三成王封之營陵曰齊

十五世小白伯於諸侯又若世而陳和移齊鍾鼎寶

玉七百餘年後有丁牙丘尚左泝國晏賓平紀癸柴

苑慶賀掌厲獻易豎氏是年樂襄臺捷青管柯析其

喬壬角望紹茶駱弦旗明靈孝彥閭門相且威齊蓋

鐸暢李五十六苑亦作宛大夫文孔即裔款暢見陳

支庶以為氏姓辨云紹興二年以國諱改巨明出

孟明古人先字後名南史明僧紹傳云以名為姓非

也隋唐間有是光又稱齊及子旗子雅子尾子襄子

後復為齊氏見孔至雜錄

囊子刻子功子牽子淵子泉子乾子公公齊旗公牛

公牽公翰毋知祭公仲長諸兒士疆樂利齊李申鮮

將其離門東門東宮西宮南史邴意獨孤宇文東北

西南四郭若左右子因之氏復四姓日子曰公皆以

自號子刻子之類為不知据西魏後周賜崔宜猷士

謙忱皆為宇文名至孫復周賜高穎父賓為獨孤至

隋復又後魏其以采者丙氏丙氏文氏隄氏高氏劇

是晏氏為高氏

氏崇氏高堂氏檀氏灌檀氏禚氏虢氏崔氏移氏若

氏丁若氏陸氏大陸氏井氏百里氏西乞氏白乙氏

余氏余丘氏蚘丘氏丁公嫡子季子遜國叔乙采于

後安穆天子自井八公傳頌云井子牙後晉滅虞執其

大夫井伯奚媵於虞邑於百里也風俗通云高梁菜

高堂公于雍菜於移後為氏齊棠公姜姓故郭偃不

娶之余丘公法菜漢有余丘炳開元有余欽皆音為

蚘拾遺記有蚘丘云西王王母

神異傳姚長右蚘氏宜出此

丘梁丘廩丘蒲盧盧蒲之氏又三原盧氏本問丘

氏改問詢亦改為盧

子之孫封汲為汲氏或作假非乃丁公之名姓書必

後封于盧為盧氏後氏柴氏

文公子高之孫漢盧敖

孔子弟子字子其支于章者為章氏鄆氏章仇氏申

蓋後為柴氏

章氏赤章氏赤張氏漢章翁始加仇開元十九年

置先師大八公廟命京兆功曹盧

若虛錄太公之後姜呂尚齊高盧此梁國紀紹檀賀
相掌后章晏望王飲易章謝丁申營浦采許蓋雍門東
門子雅子尾子襄子刻子功子牽公旗公牛靈浦祭
公問江仲長章仇等止四十八姓刻記禮部外郎准
宗之制銘廟門然多有非其後者敏按唐先是武王
扶碑乃有三閭氏蔡氏呼氏之類昔失据
得秦獄後文叔紹之許靈公徙葉悼公遷城父曰焦
夷昭九年書許遷于夷周紀謂武王封二十有四世
夷之焦非也昭十八遷析定四遷容城
鄭滅之元年許男與楚圍蔡蓋國滅而君在說者以
為復立之有許氏邾氏叔氏函氏禮氏容成氏錫我
非也矣
氏買氏止氏焦氏譙氏岳氏文氏直氏直人氏譙即
焦也故譙敏碑引譙貢唐李利涉定譙氏出姬姓故
或謂不出炎帝而出於曹按曹伯陽雖滅焦未嘗居
之茲又小帝少也迭名蓋為政日淺者自慶由徠俱
大妄

兆茶陵

今陵山尚存二百餘遺
蓋妃后規宗子屬在焉

魯僖公二十有四年襄王出居于鄭文公三年王
子虎卒求之於例則皆曰王臣謂春秋所書王臣
之卒者三尹氏記世卿之禍劉眷存定難之功而
子虎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其所以言王臣又自不
得其說左氏說者既以為翟泉同盟之王人而公
穀氏且以為會葬之叔服夫王臣之來會葬同盟
衆矣何獨子虎而且指之為叔服哉此惑於左氏
晉文公已定襄王之說而臆之也 子虎周之居
守者也夫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

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時諸侯會温以

勤王因以倍狩公朝王所而衛不會故執之歸之于京師者歸王子虎此王命也故曰歸之于後薛

與書伯異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王

昔未之虎猛居自敵王居翟泉此圻內境而其入也猶切書

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戒矣孰有入

不書哉京師不必成周成周不必王城成周都之

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勲而顧蔑紀何以

春秋為然則襄王未始入也未始入則何居猗鄭

寄也踐土之會鄭地也朝書王所則猶在鄭矣會

温因以天王至河陽故公朝于王所踐土未嘗書

天王而朝王所故三傳以為王在而不書為晉侯

諱必致天子至于再而後書狩以罪之是一致天

子至于再而後書狩以罪之是一致天子不為罪

也其妄若此不知踐土之會王以千金之家三錢

之府不可一日虛也文之八年王之在外十三年

矣而君不立顧不有居守者乎然則居守非王子

而誰與繇此觀之虎之居守可知矣王猛居皇王

猛入于王城此以宜為王也而其卒也書王子猛

未正乎其位也未正其位而以王子猛書則王子

虎之書卒又可知矣子虎書卒益以信襄王之未

入也以王子大居守厥任亦已重矣任重者其禮

異是故其卒必登于策非王臣比也烏乎聖人之

慮天下亦深而示其後世也亦至矣西亭東狩必
三書而後見予既誦之而王之居外亦三書而後
已出而不入其事亦已明矣而或且疑焉至謂不
能乎毋而絕之日何妄耶或曰天子無出禮然其
出乎其守則異諸侯之奔者無異不然圻者天子
之闕也皇翟圻內故不書出鄭越圻外出乎闕也
雖然王子瑕之奔晉王子朝之奔楚出其闕矣有
不書出周公奔晉瑕朝等也而以出書周公自官
守瑕朝無官守也雖然後世學士將復馬繫其間茲
是又不可不辨
予之所私憂而過計者魯公居乾侯王居鄭也而
於歲首必書公在乾侯比其沒也必曰公薨于乾
侯以是例準則凡年首必書天王在鄭及其隕也

亦必書曰王崩于鄭而且不有則王其入矣茲益
不然句也之與以相去千里周王魯公似矣而大
殊也鄭雖圻外猶吾之鄭而乾侯隸晉非吾境也
惟其不入則明在鄭矣又豈詳魯而畧周哉嗟
乎聖人不作聲謂過情諸侯而不謚則見謂今王
戰國天子而蒙出則謂之少帝漢魏魏收所述且
至以出帝目平陽事靡憲章乃頻于是小帝之謂
其亦孺帝之倖為政無幾如後世携王長王之等
者歟

炎帝參盧是曰榆岡居空桑按世紀空桑為陳留故
歸藏啓筮云蚩尤伐空

桑帝所政東急務乘人而鬪其捷於是諸侯携佩乃居也

分正二卿命蚩尤字于小顛以臨西方司百工二卿殆猶

者二伯德不能御蚩尤產亂逐帝而居于涿鹿填戟一

怒并吞亡親黃帝時為有熊氏實懋聖德諸侯利賓

之參盧大懼謬禮於熊黃帝乃暨力牧神皇風后鄧

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轉戰執蚩尤而誅之於是四方

之侯爭辨者眉祭于能爰代炎輝是為黃帝乃封參

盧於路亦作露路今奈陵軍露水鄉有露水山高與

衡山等初封蓋在此元和姓纂云黃帝封榆

于路而崇炎帝之祀於陳黃帝所崇疑在陳齊故

祠炎帝上時祠黃帝皇路露也路見後錄系于河之北

東商周別為赤白之狄狄歷唐各皇落九州之戎王

云炎帝後姜戎伊洛陸渾也故戎子駒支曰謂我諸

戎四岳之後楊拒泉臯吾離筆皆是也宣子謂駒支

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吾離來歸惠公與

之田居伊川陸渾與允姓陰戎各別平王之末謂首

有狄獯却異之戎涇比有義渠戎洛川有大荔戎渭

南有驪戎獯首有蚩氏戎伊洛有楊拒泉臯之戎義

渠大荔驪戎為少昊後他皆姜姓鄭樵猶以九州戎

為陰戎駒支居魯南鄙踈矣按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

渾戎于伊川惠公與之南鄙之田三十三年卒以敗

秦于殺昭九年晉梁西率以茂賴周人諱於晉曰伯

路後紀卷四

十四

二伯

者

之參

伯温

之侯

盧於

于路

祠炎

甫謚

戎四

曰昔

之田

有狄

南有

渠大

為陰

渾戎

秦于

父患

是伐

差出

路後紀卷四

十四

九姓一回紇二僕固三渾四拔曳固即拔野古也五

屋骨思天生後始列貞高車十二族其行也泣伏利

元以咸安公主改爲鶻高車十二族其行也泣伏利

氏乙朔氏大連氏窟賀伏氏達摩干氏阿崙氏莫允

氏俟分氏副伏羅氏乞表氏布叔市氏也東魏北夷

傳及北史云高古赤狄餘種初號狄歷北日勒勒諸

夏以爲高車車高文餘丁零種有狄氏第六氏及十

姓路子嬰兒甲氏留吁姜路之餘晉滅之後有潞氏

路氏路中氏露氏甲氏榆氏諸露惟姜世以爲皆隗

人伐唐咎如獲二隗襄王以狄伐鄭德之立其女隗

氏則赤狄亦隗氏當時見傳者王曰東山臯落氏曰

唐臯如日甲氏曰潞氏曰留吁鐸辰伊列舟駘淳戲

皆赤狄也准甲潞臯落別以部爲氏

怡向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

列山是爲默台莊注文成湯之初析之離支是爲孤

丁即離支離支即零支元年三月丙寅封西伯之與有允及致老矣而

備之未至西伯寃武急伐商叩諫不及義奔周祿

北之止陽上俾摩子難之逮聞淑媛之言遂擿薇終

焉是爲伯夷叔齊二子祠墓在蒲坂首陽山首陽靈

氏書當時何有叩馬之事誰史云夷齊采薇有婦

大難之故劉孝標有夷齊斃媛之言而黃廷堅謂無

餓死之事列士傳云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

爲左相去之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事有信不信類

林以爲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歸非以先是齊嫡而

夷長父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借異去之北海之

類於是憑立論語識云伯夷叔齊義遜龍舉孔叢注

伯夷也致字公遠叔齊也夷齊爲謚春秋少陽篇允

字公信智字公達不同今北海有孤山九域志引孟

子隱北海濱即此父初
字子朝見韓詩外傳

故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嗟乎適士暴

亂而道不行能亡怨乎忘天下之不善去之海濱放

於義以俟其清則其怨亦希矣一異而獲其說安其

弟美其身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有論在憑世莫

國定王之十一年辭于齊憑夷齊之弟烈士傳云異

年柳城岸壞遼守虞翻夢人曰予伯夷之弟孤竹君

之子也遼海見漂且注視之有浮棺戶絳衣露冠者

葬之投神記去見浮棺破之而語破者尋有竹氏竺

死民有強祿視者昔無病而死此其異者

氏孤竹氏孤氏墨氏墨台氏默怡氏怡氏台氏周書

傳云出于墨台迺默怡也、東亮竺氏後漢樅陽侯
竹晏後報怨不改姓之二以存夷齊而迁于首待中

堯之母家下及湯代有伊摯以本味進為之左相是

為保衛伊尹尹豐上而允下儂黑下聲鉤深本草妙

達湯液 有伊秩氏耆氏伊耆氏尹氏伊祈氏阿氏

術氏術伯氏阿氏術伯氏見風俗通備方碑云尹稱

夫去宅適夏五就湯桀此事之難非聖人有不能彼

以為為湯作間者戰國之士私意也世紀謂為湯妻

有莘氏之媵臣以見紀年以為交於未 紀侯以道事

齊不得免乃大去而俾季奉鄩入于齊有紀氏邾氏

裂氏雋氏鄆氏紀侯諸齊哀公于周莊公四年齊襄

忍聞其民乃去其國 淳于不復有淳氏淳于氏于氏

于周唐憲宗 其夏威之州杞威之舟駘戲薄至周尤
諱為于氏

在列賴則楚威之矣後各以國令氏戲露薄見姜之

派又有列氏厲氏麗氏巫氏神氏靈氏農氏夸氏節

氏烈氏藥氏山氏鄒屠氏風俗通山氏列山氏後漢有神曜出神農農氏見姪

源戎子遁朔野有葛鳥釋世長鮮卑又以俟斤俟汾

渝汾嗣汾侯畿為氏或云神農既威子孫遁居北方鮮卑呼草為俟汾以其音草力

號俟汾氏或以葛鳥後周書云炎帝裔孫普四俟汾者藥也則又為宇文氏字

氏普氏俟豆氏後周書云炎帝裔孫普四俟汾者藥也則又為宇文氏字

子為宇文因氏馬按普四主莫那自陰山徙遼西謚

赫侯生可地汗莫何單二闡地西出玉門孫普昭

孫五世孫俟豆婦稱大單二下為慕容晃所威六子

嗣者夢後魏都牧主安定侯徙代生系系生

秦是為周大相俟豆從其主亦號字庫莫奚氏費

文氏世為魏沃野鎮軍主化及祖也

也頭氏阿會氏莫賀弗氏李氏宇文之別後分五都

河會五部為盛上及先野頭氏費也頭臣

突厥元和三年賜奚首領索低為李氏

蚩尤傳

附

阪泉氏

周書阪泉氏用兵無已而亡記為蚩尤

蚩尤

集韻作蚩虺從虫繆

姜姓炎

帝之裔也

陰經遁甲云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之金故祭蚩尤文云將軍敢以牲牢

祭尔炎帝之裔蚩尤之神蚩尤出于炎帝代弗知也

兄弟八十人

河圖云八十一人或云七十二

蚩尤疏首虎捲八肱八止

見婦藏啓筮蚩尤虎捲威文立兵見春秋

好兵而喜亂墮黨崇鯀懼欲亡狀惟作五虐之

刑延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攬矯虔

書云蚩尤惟始

作亂延及于平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刑統音云尤性酷毒作五虐刑謂車裂燒銅柱使抱及公之之類

發身盧維狐之金啓九治作兵刑劍撥劍撥作而歲

之諸侯相兼者二十一管子云高盧山發而出水金

是歲諸侯相兼者九離從之蚩尤受而制劍鎧矛戟

又而制為離孤之戟孤父之是歲諸侯相兼者十

有二天下頃載一怒伏尸滿野世本皆云蚩尤作五

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而三朝記

哀公問曰蚩尤作兵鯀子曰蚩尤廢人之貪者反利

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故呂氏云

蚩尤非作兵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

以戰矣越絕書云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王禹以銅

鐵繆帝榆岡立諸侯攜貳胥伐虐弱周書嘗麥乃分

也正二卿命蚩尤字夸小顛以臨西方周書作四方黃

方蓋為司百工德不能馭蚩尤產亂出羊水登九洎

方伯頭山水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濁鹿即涿鹿地記

幽州懷戎有涿鹿山下有涿鹿城涿水出焉即隳

豕山美頡山有泉廣百步深無底四時一色古之

東一百步泉上有黃帝祠西一里為涿鹿城大

六里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則注興封禪號

炎帝蚩尤炎帝之後恃親強恣逐帝而自立箕號炎

史言炎帝欲侵陵諸侯大戴禮言黃帝與赤帝戰于

阪泉之野後周書云炎帝為黃帝所滅文子亦謂亦

帝為火災故黃帝禽之昔謂蚩尤而書傳舉以為榆

罔失之集仙錄云言黃帝克榆罔於阪泉黃帝非與

榆罔戰也至世紀遂謂黃帝與神農戰而炎帝克蚩

尤非也陸德明云神農後第八帝曰榆罔時蚩尤強

與罔爭王遂榆罔與黃乃驅罔兩曲雲霧祈風雨

帝合謀擊殺蚩尤此得之

以肆志于諸侯傳記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蚩尤

帥魘魅與黃帝戰于涿鹿頓戟一怒并吞亡親九隅

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

亡遺文亡所立智士寒心參廬於是與諸侯委命於

有熊氏有熊於是暨乃牧神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
振兵法文昌而命將熊罷貔貅以為前行雕鵠鴈鷁
以為旗幟列子熊罷貔貅言勇銳之士雕鵠雁鷁亦
所繪如曲禮所言前朱雀後玄武左
青龍右白虎謂前旗後旄左旂右旗而招搖在上謂
太常斗居中以正四方尔兵法止則植五幟午地以
朱雀酉地白獸于地玄武卯地青龍中央招搖何裔
云言如鳥之翔如地之毒龍之騰虎之奮無能敵也
注以此四獸為軍陣非也士既成矣逮蚩尤逆塗之巫咸曰果哉
而有咎歸滅云將戰並之昔晉侯將動王卜偃並之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時遇大有之睽或者
是也正義云十遇黃帝吉兆是乃卒風后鄧伯溫之
戰克也並得大有是天亨也
徒及尤暵兵濁鹿之山郡縣志濁鹿城在脩武東三
北二十二山陽公所居
年九戰而城不下問之五疋月乃設五旗五軍曰四西

攻之三日而後得志玄女戰經云帝與蚩尤戰九戰
九不勝引歸泰山三日夜霧帝
仰天而歎遇玄女授以兵符又玄女兵法云攻之三
年城不下得術士五胥問之胥曰是城中之將白也
商音帝之始攻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皇帝為八
蒼色角音此雄軍也請以戰為帝曰為之若何曰請
攻三日城必下其中黃直曰帝積三年而攻不下何
三日也曰不如言以罪法論乃設五旗五軍已具四
面攻之三日城果傳戰執尤于中冀而殊之爰謂之
封之世不絕

解今之解州寰宇記云蚩尤之封域有塩池之利故
角絳之塩也于冰黃帝經序云其血化為鹵今之解
池是也方百二十里鹵色正赤故俗呼解池為蚩尤
血其中有一甘泉得之鹵乃成泉此一水曰正咸河
其水入澤則鹵不復結一曰堯稍水俗作無齔非也
中冀見周書嘗麥冀州也解州木解縣天峻二竹與
鄭元昭奏置州禦之以甲兵釋怒用大政順天思敘
紀于太常用名之曰絕戀之野尤始乱在幽州其死
在冀山海經等言黃

帝命應龍攻蚩尤於冀州之野殺之啓並云蚩尤出自
自羊八岐八趾疏首登九率以伐空桑黃帝殺之
于青丘書傳皆言殺之涿鹿之野誤也尚書刑德放
云承鹿者羊人頭也黃帝殺之涿鹿之野身首異處
故別葬豈卒其身首異處今正冢在臨河壽張而肩
首於涿鹿地乎譚冢在鉅野縣東北九里
高三丈皇覽冢墓記云蚩尤冢在壽張縣關鄉城中
高七丈常以十月祠之有赤氣出亘天如匹紅謂之
蚩尤旗有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十三州志云重聚
大小與鬪冢等寰宇記云濟之鉅野有蚩尤墓乃肩
髀冢今輒之壽以故後代聖人著其像于尊彝以為
張有蚩尤祠

倉戒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
倉戒之像為倉虐者之戒其狀卒為獸形傳以肉翅
蓋始於黃帝龍魚河圖云黃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
七十人銅頭鐵額食沙石制五兵之器變化雲霧
演義云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地首疾其
里人遂立祠齊魏間太原村谷中祭蚩尤神尚不用
牛頭遂異記冀州有蚩尤神俗謂蚩尤人身牛頭四
目六手涿鹿間往往掘得髀髀如錫鐵蚩尤骨也

梁間尚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
牛耳鬚如劍戟有角與軒轅聞以用能人人不能向
冀州舊集名蚩尤戲其人兩兩制繇其威械故貊焉祭
三三戴角而相厭即用能之制蚩尤詳禮書九十一方漢強御沛為沛公則祠黃帝
蚩尤詳禮書九十一方漢強御沛為沛公則祠黃帝
祭蚩尤於沛延熹鼓頌後立祠長安置祠官宣帝乃
立祠於壽良史記言蚩尤能徵召風雨而記志尤說
多異龍魚河圖等至謂尤亂黃帝仁義不能禁尤沒
天下復擾帝乃益尤像以威天下後有蚩氏

貪必敗
懦不與焉
觀之固未有不敗者
百千萬卷所見所聞若所傳聞眾矣
自黃帝以來
貪如蚩尤如龍工如蜀王盜跖虐如桀紂如秦皇

如高緯劉銀潘如丹朱如東昏隋煬奢如秦虎如
蜀祖崇愷賊如莽卓布安史巢泚不思如趙高王
莽恭顯京卞幾千百輩矣而一身一首汙未見全
保者是非其必敗耶嗟乎爲善與爲惡等用心作
僞與作德均致力彼作僞而至於小人爲惡而至
於賊殺豈有他哉不過祈飽暝爾君子何嘗不衣
食耶堯桀同飽顏跖同暝是故無二道也彼以豐
而亡此以約而長繇此語之桀跖之豐固不若堯
顏之約而樂也富貴者人之所欲也而聖人者常
以不得已而後居之故其有爲也必推已之有餘

以善於人而不竭人之有以奉於已是故勞心以
治人盡神以及物其任愈重其憂愈大繇許繇遜
四岳蓋未以位爲樂也天下之人見其有憂而無
樂知其憂之爲已也於是爲之儀衛以榮之爲之
輿服以尊之輿服成儀衛作而聖人之所以爲聖
人者亦猶是也聖人何加損焉奈何繼世乘其基
業不知其憂之不得已而乃紛紛從事於末侈輿
服盛儀衛崇臺榭而夸子女窮日卜夜上不思所
以紹其業下不思有以保其樂庸夫妄卒戲其儀
衛之都輿服之姣也於是盡盡然群起其後以篡

奪之而事始擾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子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夫盜之處心非有經世之具也非有爲仁之方也跳梁跋扈亦不過祈飽睽圖自肆於一日而已故其所覬曾未轉眄而禍敗已隨之矣嗚呼爲善作德必有餘慶作僞爲惡必有餘殃此天之定理也蚩尤天之益氣也其威力與天通矣徒以貪殘且猶不免於戮而况其降者乎然則貪淫賊虐不忠狂飲之徒顧何規于後而猶置置以犯於惡不避自奔

於人類也耶

帝柱

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之何以死懼之刑法以治盜賊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何者民窮則不畏死法令奚施焉今有二舟一實而一虛相薄於中流虛者恃其無傷也盛鬪而俱覆焉今天下剽掠者莫非虛舟也而法令奚施焉是以先王之時民以里居田以井授耜農樨末所以處之者至矣凶年饑歲爲之荒政以聚之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使之家給

人足豈復有盛鬪之患哉剥之象曰君子以厚下
安宅必厚下者固所以安其宅下不厚則宅不安
宅不安者剥之道也孔子嘗言刻核泰至必有不
肖之心應之昔者大安之賦雜調十五聚賊起文
成將與除之毛法仁以為軍國費用去之弗可賴
帝不惑卒遂蠲削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匱百姓
有餘吾誰而與不足於是賦調輕清而民復厚開
皇之間曾未幾何常賦益輕而藏府以益積是知
哀公有年飢不足之間而有子有盍徹之對為見
遠矣于時之人猶以為異蓋不知百姓既足君是

以足百姓既足天下尚何更得虛舟之有

帝承

非利仁之事前日未起不可從我始寓人以徇而
有殲良之慘二十收一而有率扉之苛殲良而後
輕殺臣民之怨深繆公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率
扉而後委弃山海之命易漢武告緡筭舟車戶口
路暴骨德宗括商稅古人有言始作用者其無後
乎塗車芻靈自昔有之而必曰無後者為其象人

而用之也其曰無後者甚疾之之辭也楊雄曰備
食而已哉韓愈曰當作踊言刑貴則踊象人足而
用之李翱云始為刑者仲尼猶疾之况坐視飢

民之死乎蓋以踊指一刑言之周
官有象人或說為備安石非之
損下益上損上
益下此天理不易之理也生老病死此人之定數
人萌財賄此天地之定數也川竭谷虛丘夷淵實
固未有利於此而不害於彼者黃食澤乳豈能益
人之數哉伐其壽以疆其欲而已予悲其欲則暫
疆而壽則閻縮矣用其二而民有歎用其三而父
子離正恐其歎不待於二離不必于三也人而言
曰吾能生財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夫誰欺昔者楚
靈為章華之臺五舉諫曰君民者將民之與處民
實瘠矣君安得肥唐明皇既以韓休為相而無一

朝之驩或請去之帝曰吾雖言瘠天下肥矣故孔
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者知夫此則知損益之道
矣予既玩易而妄論夫財矣今又於帝柱帝承而
再三者誠以民事之為重也春秋書初稅畝用田
賦皆重其首為民害亦帝柱之裔則大矣而帝承
之佃世不得而聞之茲予之所甚或也

帝魁

夫勢之去未有不先敗其本者也國之將亡必出
將亡之事人之將死必形將死之為昔武王之說
詩曰支支之言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而其所壞

亦不可支也支壞壞支其名曰逆天有不亡乎箕
文之於質沙支壞也質沙之於箕文壞支也是以
箕文見殺質沙卒亡其能免夫子華子曰厚而不
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
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堯
舜之所以章也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丘九陽奇
恠之所際是以重塞之主無有存國固有道之主
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賢魯
析名言堯置諫鼓舜立謗木湯有總街之誹武有

愾戒之設四君之勤如是至於梟睦氏殺東里子
夙沙君僂箕文桀誅關龍逢紂剗比干四主之嫉
賢如仇是以賢愚之較九地之下而種天之上也
繇此語之自敗自成豈有難見者哉特其寐已久
矣

帝且帝皐

有其善喪厥善無爲無作此古聖之治也非特無
爲惡亦無爲善非惟無作敝亦無作法寒而衣飢
而食誰能易之是故帝者之爲世或傳焉或禮何
容心於間哉知善其治而已矣炎帝有天下七十

世何乃於禹而德衰哉仁義者教世之不可後而
衰亂者先王之所不能免者也抑爲之善後焉亦
託人以府庫弗能任其弗竊也託人以封壇弗能
任其弗叛也先王躬仁義以善天下之俗是故俗
成而竊者莫之蓋也叛者莫之與也言無咎譽則
雖有百萬之智不足以勝天下之衆矣是以先王
惟不私其後世之子孫如欲私其後世之子孫而
不繇先王之道未有能之者也炎邪禹邪曷德之
衰

帝參聖

明智不能無好惡好惡之出喜怒從之人君之有
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六代之季盡矣不然揚子云
豈識下族柳宗元而王仲淹豈見卑於李百
彼宋祈興遽救之言尤爲可功